



四明
撫
餘
錄
卷



四明振餘錄引用書目

宋路振九國志

宋范成大吳郡志

宋闕名京口耆舊傳

後有補

國朝李補五代詩話

五代黃滔集

明陸容莊園雜記

宋吳曾能政齋漫錄

宋錢易南部新書

明焦竑華乘

重出

宋龔明芝中吳紀聞

宋周密志雅堂雜鈔

元杜本谷音

元張憲五言集

明張岱陶菴夢憶

明李介天香閣隨筆

宋紹興題名錄

宋寶祐登科錄

宋孔平仲續世說

宋無名氏寶刻類編

明焦詒佳氏類林

元高麗李肩噴益齋集

宋乾道臨安志

元孔齊至正直記

宋曾慥樂府雅詞

元陸友仁吳中舊事

宋劉過龍州集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

唐張為主客圖

明楊慎詞品

明楊慎詩話

明楊慎丹鉛雜錄

明胡必安異魚圖贊補

宋李心傳舊聞證誤

宋趙鼎建炎筆錄

元袁易靜春堂詩集

元王逢梧溪集

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

宋王得臣塵史

明陶宗儀古刻叢鈔

元李衍竹譜詳錄

宋林景熙霽山集

宋俞文豹吹劍錄外集

宋盛如梓老學叢談

宋周密草窗詞

明程敏政宋遺民錄

宋朱弁曲洧舊聞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

明陳第必善堂書目

宋彭林夏文苑英華辨證

宋劉應時頤菴居士集

宋蔣正子山房隨筆

宋袁韶錢塘先賢傳贊

宋趙潛夫石林舊事

宋徐兢奉使高麗圖經

宋張鉉南湖集

宋樓璘耕織圖詩

元白砥湛淵靜語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

宋郭所南先生文集

宋曾宏父石刻鋪敘

宋吳鎮新唐書糾謬

宋鄧牧同霄圖志

宋連文鳳石正集

元孟宗竇同霄詩集

宋王沂孫花外集

宋鄧牧伯牙琴

明宋濂浦陽人物記

元楊瑀山居新語

宋慶元黨禁

宋沈作恭寓簡

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明姜紹書顏石齋筆談

宋胡銓玉音問答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

宋岳珂愧郝子

張耒懷嚴詞

明瞿佑歸田詩話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四明撫餘錄

宋路振九國志云黃晟明州鄞縣人少^驍伉勇始應募於望海鎮鎮

中立表以選魁梧者晟以姓陋不中選隸都虞候林膺膺甚倚之

後偕歸鄞江善衆擄平嘉隸權知州事楊傑召補平嘉浦將有衆

千餘人初劉漢宏以台州賊婁文知明州事傑率兵擊破之其黨

杜宗自甯海鎮率鄉豪擄奉化晟自平嘉以所部兵擊之擒杜宗

赦而不殺盡驅使還台州獲其粟帛悉屬於^東道遷飲飛都副兵

馬使徙奉化鎮將餘姚鎮將相^喜率衆侵越州善昌禦之不利晟

領兵追嘉殺^喜昌奏授晟左散騎常侍充浙东道東西副指揮使

會明州刺史鍾文季^{季文}卒晟遂擄其郡晟好礼尚文士江東儒學

流多往之。辟前進士陳鼎羊紹素以為賓介，頗加優待。築居於城中，謂之揚大營。崇昌將僭竊，晟每移書諭之。及鐸率兵以率眾來，應破越州。晟功居多，在任十八年。開平三年卒。時屬郡刺史卒多，遺疏請立其子晟，疾亟獨上疏，不請以子為嗣。凡府庫所蓄必題曰送鐸，歎其忠順。

又云：顧全武，杭州餘姚人。少時為僧，博通外學，操藝有才略。鐸每延接，其語甚器之。及入都，建國因辟令從戎，以為裨將軍。中說曰：顧和為討賊有功，累遷武勇都知兵馬使。乾甯二年，董昌據越州，叛遣裨將崔溫、李蕙率兵屯石侯。全武率眾擊破之，臨陣斬溫。蕙、湖州將徐應起兵以應昌，其淮人困嘉禾。全武擊破其烏墩，光

福二柵，以屯西陵。三年，昌將徐珣、李元賓據肅清四九鄉之地。

全武自西陵擊破之，珣、元賓皆乞降，盡總其眾。昌又遣裨將湯舊

守石城，表郃守餘姚。全武自西陵趨石城，與舊遇，大戰石城東，斬

首千餘級。舊佯以身免，去會稽三十里，不敢出援。後攻餘姚，素郃

堅壁自守。昌遣將徐宣率兵援郃，全武潛師斷其要衝。俟軍半過，

橫出擊之，殺二百餘人，擒徐宣。翌日，表郃以城降。全武進軍圍會

稽，昌肉戰五雲門，縣王帛以誘我師。全武率勵諸將，并力擊之。昌

懼，退入城中。遷全武諸軍都虞候，東面都知兵馬使。遂攻五雲門，

時淮將墨濠陷姑蘇，鐸以遣全武屯西陵，以備北寇。全武曰：賊之

根本繫於越州，豈以失一姑蘇而遂緩大眾耶？當先拔越州。後復

茂苑未為晚也。修造之俄而越州陷，執善昌以歸。秦加全武檢校太保、明州刺史。四年，兵沈夏，許再思率師由海路以赴嘉禾。諸將以緩入，全武曰：「嘉禾圍閉久矣，莫知我之勝負，宜速往慰之。」因倍道而進，城中見我軍旗幟，皆稱萬歲。全武與善昌將李宗禮、顧全戰於城外，大破之，獲顧全宗禮以歸。餘眾遁去，俘千人以歸。嘉禾未平時，吳將田頽守吳興，聞之，亦遁去。全武追擊百餘里，斬馘沈溺者千計。遂督眾復蘇州。吳將蓋濛棄城遁去。時淮軍屯崑山，全武擊破之，擒吳將秦裴。光化二年，加贊忠，去偽功臣。天復初，淮南李神福攻衣錦城，鏐遣全武率兵禦之。全武素輕神福，領眾夜掩其軍，為神福所敗，執全武送於淮南。鏐方食，聞之大驚，以匕擊案曰：「表

我良將，二年楊行密遣使來求秦裴，因歸全武。鏐大喜曰：「以秦裴報之，是歲徐綰許再思叛，圍外城。鏐懼，綰據會稽，將全武領兵屯越州。全武曰：「東府不足往，當詣邗溝。」鏐曰：「何也？」全武曰：「綰急必召田頽，未則淮南興師矣。」鏐乃令全武行成於吳。全武又曰：「獨行必不濟，請擇諸公子與之同往。」鏐乃以傳璫聘楊氏，與全武俱行。至廣陵，楊行密乃遣使召頽，遂師明年。全武以傳璫同歸。長興初，以疾卒。年六十五。全武寬裕有謀，善撫士卒，喜怒未嘗形也。每大敵，大前聲鼓在前，劫地分布行陣，頽指口授，怡怡也。嘗圍淮將秦裴於崑山，裴援絕不降，斲殺傷士卒。全武自為長檄以諭裴，裴乃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觀之，既發，函以佛書一卷，蓋以全武

房僧也。諸將失色。金武大笑曰：爾不即死，何暇相謔也。及裴降，乃為言于鏐，鏐全活之。時人稱其長者。

○唐白孔六帖云：蜀許窳少學劍，居四明。一夕有村民夫婦，揭壺酒訪窳而飲，遂謠以歡。窳飲訖，聞室中嗚嗚有聲，視之，有數劍飛躍窳，甚懼。夫婦顧窳笑曰：奉以薄技佐酒，何懼也。及舉手，以劍皆入指端。至夜分，乃去。明日有二僧至，窳以其事語之，僧曰：知君好劍術，故來相教耳。願公盡好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侯皆為陰物，故婦人共信。危皆學之，言訖，命水洗足，以淨水拭之，騰空而去。

○宋范成大吳郡志云：范仲淹，徙明字希文，事具歐陽文忠公所撰。

太后通判河中府，召拜右司諫，上疏請遠政。天子及郭皇后廢卒，諫官御史伏闕諫，又揖宰相留百官廷爭，不能得，始知睦州。徙蘇州，州地淤雷澤田多水，券貯于疏五河，導積水作入海，興作未就。徙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詔復知蘇州。

又云：范琪字希文，正公之從兄。天聖五年進士，歷開封府法曹，知鄆縣葦堰埭，百餘決，導儲積，徙常熟，濬金涇，鶴濱二浦，既田千頃，為公家利。其在天府，法必精，節不撓，府尹胥安道，給事中，孫夢得交薦之。子師道，有賢名。

范師道，字贊之，天聖九年進士，累知廣德縣，縣淫祀歲殺牛以祀神，一切禁絕之。擢侍御史，教以論，子忤宰相，出知常州。後召

按中吳紀聞師道知明州
下車未久年五十九

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會百官上尊後以言失異數出而崇尚虛
文非所以答天戒又言官人多遷除恐女寵因緣以害政至上皆
嘉納之又言陳升之不當進用出知福州後入為三司鹽鐵副使
終直龍圖閣知福州有奏議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子世系以亮皆
登科世系字延祖皇祐五年進士歷和州歷陽令通節道守明州
世系棄官侍養曰人子事親之日少事君之日多甯可曠時失定
省父喪扶護歸鄉垢面跣足晝夜哀號行改為隕涕服除熙甯初
官湖北廣南召至京師其時論不合辭歸終秘書丞

又云凌哲字明甫吳人宣和六年進士自明州通判召對高宗擢
為御史救日遷右正言又遷左司監吏部侍郎兼侍講以敷文閣

侍制知台州遂退歸里居澹約自守鄉里稱其德量挂冠十餘年

卒年八十六

○又云王可交松江南趙屯村人以釣耕自業常取大魚烹之擣蒜
盡大嚼樂之不厭一日棹舟擊楫高歌江行數里間忽見采舫盪
漾中流中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者十餘人
總角雲鬢又四人黃衣權船一人呼可交姓名不覺漁舟已近舫
側一道士令總角引可交上見七人前各有青玉盤酒果之器皆
瑩徹有光不可識又有女妓十餘悉持樂器可交立筵末遍拜七
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已矣破矣一人曰共之酒侍者
馮丞相中丞再三罵了不出一人又曰共栗喫一人取二栗付侍

者其可交栗色青光必長二寸許噫之有安非人間者比肉脆而甘必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王教黃衣送上岸尋向所乘漁舟不復見黃衣曰不必舟但瞑目自到於是閉目聞風水林木浩浩之聲有頃呼令開眼則失黃衣所在惟見峰巒複重松柏參天坐草中在上望見有大門樓乃在天台山巔布寺前採樵者并浮園十餘人皆未聞可交所從來具以前子對又問何日離家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何日對以三月三日樵其伴大驚曰今九月九日矣且王君鄉水陸千餘里他處可交為具食可交不喜聞食氣惟飲水耳寺僧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州以聞越州廉使王夙之見之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謔

精爽風歎曰去誠真人又以其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王蘇州詰其家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訪得漁舟謂已水死姑其尸不可得已招魂葬之風其以表聞可交後歸鄉里其鄉人到江上指所逢采舫之處依然自食粟後即絕粒舉止若有神助不復耕釣孝妻子入四明山二十餘年後出州賣藥酷得錢中以施人且言為劉壺公所授法則錄抗以母相傳為已疾有驗活六致佳時皆稱王仙人藥法道俗多因其形像後三十餘年入四明山今人時有見之者後神仙傳又云宋本圖照祿師嘗隱山位元豐六年相國寺新創慧林智海二寺召本及常總二僧居之未既至宮見於延和殿賜茶帑賜坐

殿上賜茶而退常例當席殿下蓋異禮也先是中丞舒亶坐職勒
傳稅導洛司舟又江淮小航未歸太子少保元厚之正議大夫程
公闕皆吳人善謔元聞其事笑曰舒中丞債官船歸鄉恨未有對
及本被召律發給卷錢許馳驛其徒誣諱有公闕笑語元曰
本長老乘逸馬赴闕為公得對矣聞者絕倒林希
送史
○宋闕名京口者舊傳云葛良嗣字興祖丹徒人王安石為拱墓誌
稱其先家處之覆水父度支郎中原徙居明州之鄞死葬丹徒故
為丹徒人博知多能教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克厲脩潔萬於親友
慨然以有所為以效於世年四十餘始以皇祐五年進士出仕州
縣十餘年終於許州長社縣主簿

又云邵飾字玄華丹陽人大中祥符元年以進士擢第賜同學究
出身初任福州福清尉吏部銓判趙等知南原軍界子縣用薦者
改秩知杭州仁和縣未滿歲移加益州雙流縣任滿回知蘇州長
州縣凡四為邑所至吏民畏民愛之通判雙處州就移知巴州元
玉順錢江志飾知長州之役中云改
知巴州不云通判實州共此互異辭以不便格遂改知通州南
劍州近且有薦堪充刑獄錢穀任者陞知吉州未踰月就移提點
荆湖南路刑獄公以時衡永等郡盜獠為盜後黃提鬼者其徒實
繁出沒溪洞官兵阻險不能入飾至即設方略分兵山下扼其隘
道厚募獵者入山搜之使居不能安生輒見獲申是計窮於相率
謝器納款一路以甯詔書褒美移兩浙改指運使改知壽州召還

充三司鹽鐵判官。出為福建轉運使。移淮南轉運使。課氣他道。增
秩獎諭。後為鹽鐵判官。時朝廷議改茶鹽法。丞相呂向利害。師為
利歸國家。而商賈不便。不可行也。利歸商人。國計有虧。亦不可行
也。寔歸商人。詳議以聞。歸即召諸商。諭以公計。計盡述利
害。裁取其可。奏上。公私兩利。中外大悅。居無何。除江淮都大發
運使。會有言其年高。改知潭州。未行。改宣州。到任。未一歲。改蘇州。
居三月。又改明州。明年致仕。嘉祐三年卒。年七十有三。葬彭家村。
又云。願方丹陽人。皇祐五年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令。始召
邑父老。詢以利弊。及其善惡。善者勉之。惡者戒之。又進學以教其
子弟。既日。親為講說。踰年。民大化服。俄而方病。邑民相率禱於壇。

廟者千人。弗痊。則用東蕃之俗。為齋服。因者十三人。方竟不起。百
里內。號泣思慕。為之立祠。錢君倚胡完夫。皆為方記。其子刻石祠
中。士大夫以詩頌。遠愛者。不可勝紀。

又云。蔡肇元豐二年進士第。父子皆名冠乙科。初授州戶曹。遷者
及門。父嘲語之曰。汝之才。宜力於學。而早汨沒於州縣。吾甚惜
之。肇即却。遷吏。從王安石讀書於鍾山。安石見之。殊不悅。但云。後
生何不出仕。却未出。寔寔之。演居數日。稍異之。語知其通敏。過人
類異之。因問曾。曾曰。內典名曰未也。安石曰。內典惟華嚴經。家有理
但部帙浩繁。大如終年不能究也。肇即借經。寺中。甫半月。盡得其
旨。一日。安石論及華嚴經。疑義數。肇應答如響。安石駭歎其土。

平生交契分疎密毛穎何嘗一日疎休道病翁非
與明憲歌曲尚能書

可行晉浙詩促其歸

中中歲也

秋征曾有約十月便歸來南國馬已盡東風花又開
酒缸連月備詩擔幾時回手種洹溪柳青青滿釣臺
贊

可翁自贊書以為可行太常弟一笑

咄圭塘子一小丈夫生乎今世而為古愚不力上達
乃甘下趨年來事業益迂且疎但問其堂日有繼乎
楊和卿畫像贊

紫羅取形毫釐不失人知必以發軔數其實好古博雅
寓意自適器微三代之制一見宛六朝之蹟扱粉墨不
斷緣放歎識於土饒珠璣以盧琬璵璣山玄水蒼
或助蒸栗名補寔繁形狀匪一一過目頃瞭然璞脂
尚友千載濟以精識之人也雖晦迹於市廛其洗玉
池主人之匹歟

相閣實理監司身冠修贊

任法象服制敬惟欽直蓋所性觸非其心有敬主內
有類著外仇視佞人德遇善類勿謂至堅佞則重
勿謂至柔善則爾維我昔斯我人與其稱烟如清水

玉壺輝映秩秩憲紀矯矯畫一臣風霜示肅閭閻以春
惟其有不觸之觸使舉自正而曲自直此其所以為
大過人也

脫脫木兒御史等冠像贊

文運猶日方晝或晦傾否有時數詳紀歲積陰釋返
大明麗天南宮柵落當守澤賢藹藹多士于于計偕
識者常言有三左才彼美擢科騰實譽聲仕已泉達
學且日增有類而義茲摧佞伏行所無事肯專一觸
材俊任法名殊實一毛亦致用帝帳斯延于堂誦惠
文彈治之為能蓋將激試者之言於他日也

講議

端本堂 十月廿五日進講

尚書諒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惟學遜志
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世祖皇帝至元三年十二月遣中都海涯喻旨儒臣
朕宜聽何書其議選來進於是尚挺姚樞實默王鶚
等言帝王之道為後世大法皆具尚書乃以進講
皇太子力學有年此書證明熟矣溫故知新方是為
學求多聞者資之於人學古訓者反之於己遜其志者
如有所不能敏於學者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

玉壺輝映秩秩憲紀矯矯畫一臣風霜示肅閭閻以春
惟其有不觸之觸使舉自正而曲自直此其所以為
大過人也

脫脫木兒御史等冠像贊

文運猶日方晝或晦傾否有時數詳紀歲積陰釋返
大明麗天南宮柵落當寧澤賢勳萬多士于于計偕
識者常言有三左才彼美擢科騰實譽聲仕已泉達
學且日增有類而義茲摧佞伏行所無事肯專一觸
材俊任法名殊實一毛亦致用帝帳斯延于堂誦惠
文彈治之為能蓋將激試者之言於他日也

講議

端本堂 十月廿五日進講

尚書諒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惟學遜志
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世祖皇帝至元三年十二月遣中都海涯喻旨儒臣
朕宜聽何書其議選來進於是尚挺姚樞實默王鶚
等言帝王之道為後世大法皆具尚書乃以進講
皇太子力學有年此書證明熟矣溫故知新方是為
學求多聞者資之於人學古訓者反之於己遜其志者
如有所不能敏於學者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

不履歷始得武官原洹水
允中為之允中學儒者也
壬申太夫人歸壘得其人
工也戊寅予得請歸請記
所遇而念其才可施用東
不可自揜者乎古今人例
與其性若節言之備矣以
笙簧篴篥篪篥篥篥篥
切者筠焉記言竹箭之有
署一致字雖在節禦得
陽今降而定畫遷措皆
盡去俗師荒唐禍福之說
四詳蓋外方內恭安命之
具齋曰筠者予知其安於
於冷局也扁筠之義其有
吾言竹居必種植詩必託
口其用則簡牘箭箠箠
之蜀皆事也而其用之充
一筠竹膚之堅者也竹寒
暖不能干其內則筠之

功若篋席篴篥篥篥篥
簡牘箭箠箠箠箠箠箠
物矣人謂允中幽閑曠適託於竹而已不知允中可
施於用若竹之有筠也予不能施允中於用念其有
力於先塗記其詳以志其交之始聲其才以待世之
用者焉

竹軒記

士生世析圭脩爵獲摠厥蘊至於晚節進退所以收
幼壯之成功者尤不可不慎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
蓋憫其勞久力憊不敢煩以政上之德也士難進易退

師古云結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懈在其腹中埒鉅依反
曲岸也其中多結故以名今埒作綺韻書無因印文之誤耳
○又云果山伯祝英臺事自幼聞之以其無稽不之道也近覽甯波
志果祝皆東晉人果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舉祝先歸果後過上
虞尋訪之始知為女歸乃告父母以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果
愴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果為郡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
祝適馬氏過其墓風傳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果塚失聲哀慟忽
地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為義婦塚和
帝時果後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為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
花蝴蝶橋靈所化也婦孺以果山伯祝英臺呼之

又云晉恒落伽山或作補陀落伽在甯波府定海縣海中約遶二
百餘里傳觀音大士嘗居此愚夫往往有發愿渡海拜其像者偶
見一鳥一獸遂以為大士化身之應餘姚志中載實似道嘗至此
山見一老僧相其必出大位而去再求之不得亦以為大士
應驗予謂自古姦邪取非其有未有不祀鬼神協助以塗人之耳
目者似道自知俸致高位恐人議已故詐為此說以聳聳愚俗耳
不然福善禍淫神之常道設使不擇是非求即應之豈心神哉若
恒落伽華言白花此山多生山樁故名今人於象設大士靈廟曰
補陀勝境特殊易美一白字耳義安取哉山樁本名鄭花其葉可
染功用如罽王荆公於以山樁名云

○又云劉時雍為福建右參政時嘗駕海舶至鎮海街遙見一高山
樹木森然命帆至其下舟人云非此非山海嶽也舟相去百餘里
則亟恙稍近欲或轉動則波浪怒作舟不可保則未信注目久之
漸覺沈下少頃則滅沒不見矣始信舟人之不誣蓋初見如樹木
者其背鬣也

又云石首魚四五月有之浙東温台甬波近海之民歲駕船出海
直抵金山太倉近處網之蓋此處太湖淡水東注多皆聚之他如
健如健戶所等處固有之不知此之多也金山太倉近海之民僅
取以供時新耳温台甬波之民取以為養又取其膠用廣而利溥
也

聖出
六刊

又云甬波台州近海處田禾犯鹹潮則死故作硤堰以拒之

○宋吳曾能政齋漫錄云荆公嘗任鄞縣令昔見一士人收公親札
詩文一卷內有兩篇今世所刊文集無之其一馬上云三月楊花
迷眼白甲月柳條空老碧年光如水盡東流風物看看又到秋人
少百年能幾許何須戚戚長辛苦富貴功名自有詩筆揮茹六
山雖其二書會別亭云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年即問去何
時今日扁舟從此去春風吹危落高枝飛來飛去不自知路上行
人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時

○又云崇甯中高翬自明州海道入貢偶乘風自江路至豫章其先
狀云洛橋馭以尋河遶朝天闕望桃源而迷路誤入仙郎自駕漂

又

泊之餘獲幸笑談云雅

又云紹聖三年始詔福興唐興明州歲貢車螯肉柱五十斤俗謂

云紅密丁東坡所傳江瑶柱也時曾子用感而賦詩略云巖巖九

門深日舉費十萬忽於泥滓中得列方丈案腥鹹置齒牙光彩生

願時以此膺虛名歲先色橘獻微生知幾何得表孰真贗玉食有

云補劄腸非所患瑞當作玳瑁北海月土肉石華

又

又云兩浙有石首石首云自明州來問人以石首之名皆不能言

予偶讀新勅吳錄地理志載吳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冠冕言

頭中有石又太平廣記云石首魚至秋化為冠冕頭中有石

也又嶺表錄異云石首魚狀如鱈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一石子如

卷麥管如白玉

○

宋錢易尚部新書云舊制東川每歲進浸荔枝以銀瓶貯之蓋以

鹽漬其新者今吳越間謂之都荔枝是也此乃閩福間道者自明

之鄞縣來今謂銀非也咸通七年以道路遙遠停進

又云沈既濟生傳師師生詢詢生丹丹生牢牢巢冠前為錢唐監

使生藻後移刺鄞陽巢冠亂不知所終時藻其家人不隨之任藻

後仕吳越錢氏為永嘉令藻生承源為寧海丞承源咸平三年進士

及第今為都官員外郎知處州

○又云李德裕幼時嘗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嘴如雞魚身終莫

辨云

○又云開元二十七年明州人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羸疾自是閩閩相效割股于今尚云

又云田明人胡抱季作擬白氏諷諫五十首六行於東南然其辭甚平

○明焦竑筆乘引梁溪漫志云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度日非特假此避禍蓋仁人之用心也前輩名士往之能醫非特衛生亦可及物本草單方近已刻於田明然唐宋人文集及雜說中名方為多未見其類而傳之者予屬以為之恨藏書不廣倘有用予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又云田明温台間山谷多產菌然食之間有中毒往往至殺人者

蓋蛇虺毒物所熏蒸也一俗教使掘地作坑以新汲水攪之令濁少頃待其澄清取飲即解居山者不可不知黃休復家語亦曾載

此

又云宋翰苑不草追贈制銘宣六年史敘述贈中書令追封魏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云

○又云象山縣村民患水腫一人授方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為膏作大餅覆臍上水泄便出數日愈

○宋龔明芝中吳紀聞云魏憲字令則其弟志俱有聲太學號與豐人才徽廟朝為東臺御史入侍經帷論思獻納為多又代言西掖得温厚雅正之體遷吏部侍郎久之除歛謨閣學士知明州建

矣初召赴行在季父禮部送之以詩云炎祚無疆越萬齡如何夷
雷為憑陵中興事業須王導撲乳稻鈴要孔明割盜已分齊鉞定
瑞星行指泰階平呼韓朝謂非難事好繼當時兩魏聲

宋周密志雅堂雜鈔云張合義為西京留守識黃巢於羣僧中後
作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印集也

又云近日越上鑿湖天長觀有道士為僧獻觀於總攝所云照得
賀知章者本是小人倚託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為道院今於仍改
為寺於其徑注其說觀者無不發大噱也

又云雪竇和尚自書詩後有自書詩後藏修竹霞雪竇詩云有無
盡是兩頭語法祖因而不立言末代兒孫列戶牖一花五葉失真

傳永嘉雅問曹溪路畢竟惟聞自己禪根器器拔誠難遇鑿透高

原指出泉 道人詩句須君讀老筆崢嶸自一家誰會林間相見

事莫都錯看乳飛花紹聖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周仲仁觀 百

中神鋒諺妙手當時破敵祇因緣機餘花墮祇無人見半偈派傳

豈易知元符三年建安陳師錫 雪竇傍邊又生一孔北邙山上

千家萬家免自龜毛竟將何用子細思量不如珍重珍重浮

邱居士 一幅昏昏半已空何人寫出自為工法亦萬偈并千頌

擾亂妻風年未窮襄陽米市 真機若振雲門路祖席今多雪竇

孫傳到慧林花果盛須知葉落總歸根崇甯二年鶴林居士萬繁

老子休去歇去遠墨令傳古傳想見本來面目不離當處湛然

崇甯癸未高郵徐文

○元杜本谷音云四明皇甫明子東生性豪宕乘小舟掛布帆載琴
尊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子發狂痛爰蹈海 水國云詩云
水國淒涼在秋宵爛熳眠掃雲愁第雨墮月忽明船社稷資長算
鬢鬢近莫年亂離棲不定百口託浮田海口詩云窮島迷孤嶼青
颯風盪頑寒不知是海口萬里空波潤蛟龍恃出忱怒氣雄居慵
崢嶸扶秋陰挂席潮如山熒惑表南紀天去何時送雲旗光滄慘
腰下青琅玕誰能居甬東一死諒非難嗚呼朝宗急會見桑士乾
京口行云京口兵可用酒可飲一語參差殊成血忠賊相持多凜
凜寧知好魏隔形骸父為孔禽子為鳩人眾天官理則那遠真流

芳且高枕

○元張憲玉句集云送判官之為國云斬奔將軍飛上天十年海水

生紅烟驚濤怒浪盡壁立樓檣萬艘屯戰船蘭山搖蕩秀山舞小
白桃花半吞吐鷓鴣不裹狀元尸白日雄兵圍帥府長鯨東來驅
海鯨天吳九首龜六眸鉅牙齧齒烟如雪怒殺小民如有讐妻雷
一震海帖伏龍變海魚安海族烟青涵竈雪翻盤浪煖黃魚奉金
鏃海鹽生計稍得蘇職貢垂脩遵島服判官宗忠孝門獨松節
士之奇孫經綸手段飽周孔豈與弓馬同善倫畫窮經史夜無律
麟角鳳毛多異質直將仁義犯管榜恥共姦賊競刀筆吾聞判官
昔佐元戎蒞三軍進退出等度便移輜畧事刑名坐使剽游歸祀

樂鳳皇池麒麟圖酬德報功殊不薄九天雨露聖恩深萬里扶搖
雲路廓又寄烟苑慶講臻雲谷云童子扣金鐘洞天嘶玉龍天王
宮裏見羅漢空中達律已兼儒行輩聲徹教宗有時吟未穩哦遍
夕陽松又送海藏主之浙東云浙東多勝地師往我時遠夜雨天
香寺喜風雁蕩山鳥聲花外靜江影渡頭閒古古且隨分無勞雙
鬢斑

○明張岱陶菴夢憶云甯波府城內近南門有日月湖日湖園畧小
故日之月湖長方廣故月之二湖連綿如環中亘一堤小橋紐之
日湖有賀監祠季真朝服抱紳絕喜黃冠氣象祠中勒唐元宗錢
行詩以崇之季真乞鑑湖歸老年八十餘矣其回鄉詩曰少小離

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輩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八十歸老不為早矣乃時人稱為急流勇退今古傳云季真嘗謁
一賣藥王老求沖舉之術持一珠斂之王老見賣餅者過取珠易
餅季真口不敢言甚懊惜之王老曰慳者未除術何由得乃還其
珠而去則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唐書入之隱逸傳亦不倫
甚矣月湖一泓汪洋明瑟可愛直抵南城城下密植桃柳四圍
湖岸之間植名花果木以紫帶之湖中櫛比皆士夫園亭臺榭傾
圮而松石蒼老石上凌霄藤有斗大者垂百年以上物也四明縉
紳田宅及其子園亭及其身平泉木石多著楚朝秦故園亭亦聊
且為之如傳舍衙署焉屠赤水娑羅館亦僅存娑羅而已所稱雪

浪等右在某氏園久矣清明日二湖遊船甚盛但橋小船不能大
城墻下址稍廣桃柳爛漫游人席地坐飲亦歌聲存西湖一曲
也

又云朱楚生女戲耳調腔戲耳其科白之妙有未腔不能得十分
之一者蓋曰明挑益城先生粧者律與楚生輩講究關節妙入情
理如江天暮雪雷光劍畫中人等戲雖莫山老教師細細摹擬斷
不能加其毫末也班中脚色足以鼓吹楚生者方留之故班次愈
妙楚生色不甚美雅絕世佳人每其風韻楚楚諼諼其孤意在眉
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視媚行性命於戲下全力為之曲白有
誤稍為訂正之雅後數月其誤處必改削如所語楚生多坐馳一

往深情搖颺吾主一日同余在定香橋日晡烟生林木宵冥楚生
低頭不語泣如雨下余問之作飾語以對勞心懣懣終以情死
又云戊寅同秦一生詣天香訪金粟和尚至山門見萬工地綠淨
可鑿鬚肩傍有大鍋覆地問僧僧曰天香山有龍藏龍常下飲池
水故此水易穢不入正德間二龍闕寺僧五百人持鐘鼓撼之
龍怒掃寺成白地鍋其遠也入大殿宏麗莊嚴折入方丈通名刺
老和尚見人便打曰棒喝余坐方丈老和尚遲遲出二侍者執杖
執如袁先導之南向立曰老和尚出又曰怎麼行禮蓋官長見者
皆下拜無抗禮余屹立不動老和尚下行賓主禮侍者又曰老和
尚怎麼坐余又屹立不動老和尚肅余坐坐定余曰二生門外漢

不知佛理亦不知佛法。老和尚慈悲明白，開示勿勞棒喝。勿落
機鋒。六求如家常白話。老實商量。求箇下話。老和尚首肯。余言
導余隨喜。卷晚齋。方丈教禮。特甚。余徧觀寺中。僧匠千五百人。俱
春者。碓者。磨者。齧者。以者。爨者。鋸者。磨者。菜者。飯者。淨穢。急遽。大
似吳道子。一幅地獄。變相。老和尚規矩嚴肅。常自起。捧人不止。棒
喝。

又云。定海濱。武場在招寶山。海岸水。操用大。戰船。噴船。蒙衝。闕艦。
數千餘艘。襟以魚。牒。輕。艦。來。往。如。織。舳。舻。相。隔。呼。吸。難。通。以。表。語。
目。以。鼓。語。耳。截。擊。腰。遮。尺。寸。不。爽。健。兒。瞭。望。猿。蹲。繞。斗。哨。見。敵。船。
浪。斗。上。擲。身。騰。空。水。破。浪。衝。濤。頃。刻。到。岸。走。報。中。軍。又。約。躍。入。

水。輕。如。魚。鳧。水。操。尤。奇。在。夜。戰。旌。旗。干。櫓。皆。挂。一。小。鎗。者。布。幕。之。
畫。角。一。聲。萬。蠟。燭。火。光。映。射。影。又。信。之。招。寶。山。凭。欄。俛。視。如。烹。
斗。灰。星。釜。湯。正。沸。火。礮。轟。裂。如。風。雨。晦。冥。中。電。光。禽。森。使。人。不。能。
正。視。又。如。雷。奔。赴。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褫。魄。

又云。阿育王寺。梵宇深靜。塔前老松。八九顆。森羅有古色。殿隔山
門。遠。烟。光。村。樾。攝。入。山。門。望。視。空。明。冰。涼。晶。心。右。旋。至。方。丈。門。外。
有。娑。羅。二。株。高。插。霄。漢。便。殿。供。旃。檀。佛。中。儲。一。銅。塔。銅。色。甚。古。萬。
應。中。慈。聖。皇。太。后。所。賜。藏。舍利。子。塔。也。舍利。子。常。放。光。琉璃。五。采。
石。道。迸。裂。出。塔。縫。中。歲。三。四。見。凡。人。瞻。禮。舍利。隨。人。因。緣。現。諸。色。
相。如。墨。墨。無。所。見。者。是。人。必。死。昔。湛。和。尚。至。寺。亦。不。見。舍利。而。是。

年孔屬有驗次早日光初曙傳導余禮佛開銅塔一紫檀佛龕供
一小塔如筆筒六角非木非楮非皮非漆上下數定四圍鏤刻花
楞梵字舍利子懸塔頂下垂搖搖不定人透眼光入楞內後眠眼
上視舍利辨其形狀余初見三珠連絡如牟尼串煜煜有光余後
頂禮求見形相再視之見一白衣觀音像小像眉目分明鬢鬢皆
見秦一生反覆視之說無所見一生遑遽面赤發赤出涕而去一
生果以是年八月死奇驗如此

○明李介天秀閩隨筆云武進吳鍾密老名士也以貢授河南教官
年六十矣入河南鄉試中舉人聯捷進士授長興知縣好酒不知
民事終日昏飲每赴大獄幕中再四叮囑及出堂膏然耳民有木

知縣之謠後陞廣西桂林府推官轉為隆武禮部主事遂相隆武
受命督舟山海師大兵逼舟山自縊而死鍾密在舟山其子勸其
乘間歸家曰吾家何在口口口口口口即吾家也吾當死於此蓋
其志已決矣非漫然為之者

○宋紹興題名錄云沈中立明州鄞縣光同鄉中林里第五甲第六
十六人童大定明州奉化縣奉化鄉建城里第五甲第七十七人
○宋寶祐登科錄云王應鳳第九人字仲儀小名若鳳年二十七七
月二十九日寅時生外氏陳汝斌一舉凡應麟流事中娶羅氏曾
祖安道觀察使祖晞亮武經郎父樞直祕閣本貫開封府祥符縣
寄居慶元府鄞縣祖為戶官迪乃郎羅雷發第四甲第五十七人

字小國小名昇小字日大年三十八十月四日辰時生外氏方治
周禮二舉兄弟三人娶郭氏曾祖天錫將仕郎祖津父□迪功郎
本貫慶元府鄞縣見居慈溪石臺鄉父為戶黃震第四甲一百五
人字東發年四十四五月十四日辰時生外氏陶治詩一舉娶趙
氏曾祖允升祖世堯父一鶚本貫慶元府慈溪縣自為戶劉應老
第四甲第一百三十一人字德伯名雅老年四十一月十八日
辰時生外氏朱治賦一舉兄弟二人娶余氏曾祖節夫承信郎祖
潛父坦本貫慶元府昌國縣祖為戶趙崇回字希道小名回老年
第四甲第二百五十八人年二十六月十七日申時生外氏王治書一
舉兄弟三人曾祖不枯仕祖善睢父汝隋本貫慶元府己為戶陳

著第五甲第十七人字子微小名祥孫小字謙之年三十二六月
十三日戌時生外氏竺治賦二舉兄弟二人娶童氏曾祖宏祖伸
父德剛本貫慶元府鄞縣武康縣自為戶□□第五甲第三十
三人字文韓小名立禮小字起恭年四十五月十五日卯時生外
氏郭治斌四舉兄弟二人娶方氏曾祖景祖初祖天祐父珪本貫
慶元府鄞縣寄居慈溪縣父為戶卓雲第五甲第八十三人年十
九治賦一舉曾祖大淵祖遇父□本貫慶元府鄞縣父為戶舒杭
第五甲第一百九人字汝濟小名存孫小字非禮年二十六三月
一日辰時生外氏陳治書一舉兄弟二人曾祖環祖銘父汝本生
父治本貫慶元府鄞縣翔鳳鄉己為戶杜夢冠第五甲第一百四

十八人字牀範年四十五十一月九日外時生外氏方治詩一舉
兄弟三人娶宓氏曾祖□祖□父□本貫慶元府鄞縣祖為戶國
朝陳澧題寶祐登科錄跋云黃東發為第四甲第一百五人有宋
一代國脈以文謝陸三公終焉一代正學以黃氏終焉同在一榜
尤非偶然也

○宋孔平仲續世說云陸贄出李吉甫為明州刺史久云遇赦起為
忠州刺史時贄以謫在忠州議者謂吉甫必是憾於贄丞相其罪
及吉甫至部與贄甚歡不以宿嫌介意

○又云許^{夜展}寤字閑之極四明山下不干時譽莊宗召對於內殿方與
伶人調品箴樂事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寤退謂人曰君好淫

聲不在政矣尋請還山寓居江陵茹芝絕粒後為蜀相與王衍俱
徙於東坡政居汝時寤已年高精彩強健冲漢寡言時獨語云可
怪可怪人莫知其際

○又云徐浩娶其妾侯莫陳氏以妾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授京尉
為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彈自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貶明州州別
駕

○宋無名氏寶刻類編云明州刺史王密德政碑李舟撰李陽冰篆
額顏真卿書建中二年十月立天香巖寺大白禪師塔碑范的撰
并書元和乙未五天香巖寺錫范的撰并書篆額長慶三年仲夏
立阿育王寺常住田記萬齊融撰行書太和七年十二月重立按

原碑乃徐囑之書蓋騫孝子碣崔殷撰徐浩書大曆十二年二月
立明州刺史王憲德書方外撰貝需該八分書篆額大中二年六
月立

○明焦竑焦氏類林云引孔叢會稽記曰四明山高峰軼雲連岫蔽

日

又云宋孝宗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往殿問曰三教聖人本
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孔子以中庸設教耳印曰非中庸何以
安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共實相不相違背華嚴
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
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

源頓令悟入不亂於死生此惟殊勝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
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為具體於平生力學是道得箇曉之在前忽
焉在後如有所立年尔竟捉摸未著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
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若無隱乎尔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邈也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昔
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此言實為至當帝曰莊老何如人印
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業智如雜毒
化火焚身入無為界即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
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眾生盡方終善提正伊尹所謂予天民
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

云溝中也帝大悅五燈會元

元高麗李齊賢益齋集云八年辛巳即元十八年也又大率忻

第茶邱飲蒙漢軍叢合浦亡宋降將范文虎領軍發四明期至

日本城下令戮王後以金方慶為元帥領高麗軍偕進范文虎後

期且值大風官軍皆沒折萬茶邱等亦多棄士卒僅自脫歸

宋乾道臨安志云提舉市舶衙舊在城中信化三年四月庚午移

杭州市舶司於明州寧海縣以監察御史張肅領之今存市

又云熙甯七年九月甲申徙知潭州尚書刑部郎中天序閣待制

沈起知杭州本傳字興宗明州人為人寬和臨事明敏

又云豐稷元符口年口口口以龍圖閣待制豐稷知杭州三年

四月己酉除諫議大夫

又云張侂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初九日除秘閣脩撰知明州

元孔齊至正直記云四明表知府嘗因官籍陸氏家財悉為己有

後多嗣養陸氏子既長當受所分之物見銀盤背有陸氏祖名氏

報應如此吾聞之卓悅習之云

又云宋四明史氏祖甚微為郡杖直之卒每有陰德及人好善三

世生浩南渡後拜相然越王越王生孫遠又拜相然衛王浚子嵩

之又拜相子孫數千人至今富盛不絕皆陰德之報也

又云四明表伯長學士承祖父之業廣蓄書卷國朝以來甲於浙

東伯長沒後子孫不肖盡為僕幹竊去特賣他人或為婢妾所毀

按孔齊字行孝號靜齋
曲阜聖裔隨父居陳陽
後避兵四明父字述之嘗
補建康書吏裔著有
靜齋類稿歸有光跋
云

者過半且名畫舊刻皆燬實屬異姓矣悲夫

又云予以至正妻二月寓鄞之東湖上水暖遊史祖墓途中見廢
宅基史之外孫宋末所卜居未幾入我國朝宅廢爰易三姓今為
耕地旁有曲水流觴立石山之遺製尚存數十太湖石不暇觀也
今年一豪民貢諛於時貴率土民舁運往城中而豪謝者為之狗
此亦假山之不祥作而不能既於數年之久且以力得於吳中豈
易置者必害民勞物耳今又為他人所奪意何時而已耶己巳閏
十月二十五日記

又云江浙之可居者金陵為上深陽白宮可田可居京口毘陵次
之金壇風俗小流吳興又次之山中之秀錢唐之華姑蘇之澆可
荆溪山水頗秀

游不可居故曰蘇不如杭越之薄都之鄙溫之淫台之狡或可游
亦不可息故曰台不如溫溫不如都都不如越諺云明憚越薄凡
邊江臨海之民多狡獪悍暴難制又曰溫賊台鬼衛毒發瘡都不
知耻越薄如紙

又云鄞縣大松場濱海民某者侏儒之甚且慧駭娶妻有姿色不
樂與夫婦同處遂私通於某既不稱其淫慾又通於某一日此婦
語之曰某者來不能拒絕之不若殺之可也後奸者即伺前奸者
間行撲殺於海未幾此婦復語之曰尚有親夫在海然後請於里之
大姓潘氏當復殺之後奸者於是殺其親夫於海然後請於里之
大姓潘氏遂為夫婦聞者莫不以為大恨予寓東湖有葉氏子備言其詳因

記以俟賢宰縣者玉雷白之以正其罪戒後之為惡者云
又云宋末叛臣范殿帥文虎行兵擅殺不可言國初及宋末所得
湖州南潯及慶元慈溪等處田土皆以勢豪奪之者至正壬辰紅
巾寇杭城其孫范靜善為錢唐縣尹者後逆劫官庫克後後伏誅
田地房舍皆沒入官妻子以慶元袁日嚴所謀幸免其禍范之妻
日嚴異母姊也日嚴以同父之故痛其犯刑以重勉贖之其義亦
可為矣

又云山陽之薪有缺光能發火力山陰之木無缺光然其之際不
若山陽者佳吾避地都之上水乃始驗之又臘月採薪雖生濕之
木亦可然

又云沙魚胎生予至都食沙魚腹中有小魚四尾或五六尾者初
意其所食但見形狀與大者相肖且有色裏乃知其為胎生也此
軟皮沙也

又云四明王紹卿云試艾以蒸餅將艾丸炷於餅上然之若是好
艾則滿餅香透底不好者止於餅內一半香不透

又云故宋過府官及朝貴例蒙賜酒却於官府庫支給以鼓吹迎
歸酒之迎酒盃盃是夾盃盃蓋內金外銀或內銀外金者予在四
明向史善可說乃母項氏聞諸其長上先輩言因表伯長學士與
乃子敬存家書中有謂迎酒盃者故及此

又云紫葉不可不謹四明紹卿言其鄉今歲有合瘡丹者用砒霜

為未。搽和蒸餅盤暖於日。而二小兒不知食之。一死一生。生者食少。急服鮮劑也。死者明日焚化。腸已腐矣。又往年鎮明嶺一醫士。嘗令墨錫丹。母及妻皆慣服之。一日以他藥丸歸。未嘗題名色類。墨錫丹。母及妻亦取服之。一夕而斃。可不謹乎。書此為警。藥者之戒。

又云。蘭本出廣地者為上。葉短而柔。廣而澤。根如大香附。狀如香。潤次之。慶元之昌國州。近見一種亦好。土人名曰鐵幹。藤出山沙。寺山上。可共。潤本伯仲者也。喜開曰。蕙。夏開曰。芷。秋開曰。蓀。皆一幹而數花。凡今之諸山。所產葉狹而勁。一花或眾花者。幽草也。非真蘭也。廣潤昌國者。或有一幹一花。多在喜開亦好。但香淺。

耳。象山山中及鄞縣有王山中。亦出一種。象山與昌國同。又云。鄞人多虛詐不實。皆江水長流。不常俗性。亦由是習成。予自至鄞。凡四載。若親戚隣識。未嘗見一言之可信。一人之可託者。眾是無耻無義。得利於己。則其人往還。不得則遂。交絕。明日得之。又復往還。或假借不合意。又有絕交之情。此只是土人待他處家也。使客乞假於土人。終歲未之聞也。吾狂狷者。氏子。多情尤甚。若非世人類者。其妄誕譎詐。浙西未嘗見之。亦未嘗遇此等親戚也。細民多不務實。好飲啣酒肉。無一日不買魚腥。淫食。吾鄉則不然。小民終歲。或未嘗知魚肉味者。簡儉勤苦。又非鄞人所聞見也。鄞人甯飲啣而至於貧。無衣食者有之。其不務實。非類人俗。則可知。

矣。所以湯伯溫薄其風俗。嘗云有男未娶。甯過於半百。有女未嫁。甯可為尼姑。必待承平歸浙。西江東。然後為之。未為晚也。伯溫平日多妄誕。此言最有所見。吾歎然之。

又云許敬仁祭酒。魯齋子也。學行皆不逮於父。以門第自高。嘗忽傲人。每說及乃父。幸皆之。榮。口稱先人者不一。四明者伯長。亦以談謔為習。常嘲敬仁。敬仁大薄之。伯長嘲之曰。祭酒許敬仁。入門韃鞬喚出門。傳聖旨。口口稱先人。蓋敬仁頗尚朔氣。習國語。乘怒必先以阿刺花刺等句。叱人人。咸以為消也。鄧文肅亦薄伯長。以謂有海濱滑稽之風耳。

又云四明王厚齋尚書。好博學。每以小冊納袖中。入秘府。凡見書籍異聞。則筆錄之。後藏袖中。而出。晚年成困學紀聞。可謂遠到後學者矣。國初。表伯長孔明遠。史果齋。嘗登門請教者。惟三人焉。明遠諱昭。時為慶元儒學教諭。授時伯長方十二。年不過隨眾習句讀已耳。

又云表伯長家字號以九字為則。取相生之義。水木土日人心示言。金石絲竹。蓋以日字。玉竹字也。

又云鹹物能害人。予避地四明。久知地卑濕。民多食鹹。其病者多。疝氣。疝癩。或墜下。如斗者。或大如瓜者。蓋食鹽腥所致。嘗會張謙受都事云。某長於浙西。素無疝疾。自壬戌戌夏。來四明。因日食少鹽。味竟患疝。遂戒之。今不甚苦。又會西域馬元德云。近若外

腎癩如瓜服藥不效蓋日食鹽故也又會崑山豪獲施五者云其
家從役者教人皆長自大都今至四明五年間成五腎癩七日食
鹹腥故也予舊有脈痔疾無心氣自至四明痔血倍於前時忽患
外腎偏墜蓋鹹能走血墜腎故也狂兒輩皆患此自至此地隨俗
日食菴且養候廉可為度歲計由是而致疾也苦於戒之為不能
時助滋味耳

○宋曾慥樂府雅詞內送刻苾溪舒信道賈詞四十八首

○元陸友仁吳中舊事云宣和間朱勛應奉進為節度使子汝賢慶
陽軍承宣使汝功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閩門宣贊舍人弟勳閩門
宣贊舍人汝玘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汝舟明州觀察使汝明崇州

刺史孫締繹約絢緯綬

原本綬作緩

並閩門宣贊舍人綽紳並閩門祇

候一時軒裳之盛未之有也靖康初籍其家志追奪竄嶺表

顏直云顏直之字方牀世為郡之長洲人土小篆得祖文替華表

參政樓公鑰書玫瑰齋榜槐字采之齊侯鑄樓公表以為共己合
賦詩美之

○宋劉過龍州集云明州觀大閱詩云書生燈牕困毛錐說着刀劍
何時持忽聞殷殷金鼓震驚起塊生筋骸哀國朝右武重秋獮列
郡敢不張其威萬家駢首遮道看我亦從逐人後隨武夫橐鞬陳
整整虎豹擎攬旌旗麾人言吳兒於脆弱身髮文新勇未知不見
拔山昔項羽何必燕趙士壯奇軍容粲粲生光輝悲風慘淡殺氣

怒對此忽作邊頭思然羅不詳曉爭出萬騎馳突寒打圍紛紛毛
血腥原野箭竹心墮驚鴻飛將軍仰笑軍吏賀金帛填妾深溝也
十年文窮坐百拙感慨一賦從軍詩

又云招義銘育王見佛照詩云豪傑書生勝散仙小菴藏法得安
閒禪曾勘破諸公去詩在推敲一字閒夜雨滴殘梧葉老夕陽行
雲水花慳買舟便好乘風去孤絕同遊海島山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云高宗即位於南京改元建

炎七月辛揚州三年十二月自明州幸海月渡江幸杭州四月進幸江甯八月復幸

臨安十一月自明州幸海

又云魏惠憲王愷以紹興十六年補右內率府副率三十年轉右

按魏惠憲王葬於會稽

監門衛大將軍四月除貴州團練使三十二年九月拜雄武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慶王乾道七年二月拜雄武保甯軍節度

使判甯國府進封魏王淳熙初來朝徙判明州易鎮永興成德七

年二月薨於明州年三十五訃聞上泣然曰朕向來越次建儲者

正為此子福氣差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夭也詔刑部尚書謝

廓然致弔兩浙轉運副使韓彥質致其極祀部侍郎詹慶曾護葬

上服白羅袍素紗持其中發衣於別殿王性寬慈高宗尤所鍾愛

上雅以宗社大計出王於外然心獨念之賚賜不絕焉子柄

又云吳興郡王柄淳熙四年生於明州始除右千牛衛大將軍魏

王薨還居行在孝宗將禪位拜耀州觀察使封嘉國公故事親王

之子初除小將軍七遷為節度使宣宗垂簾吳益王諸子例拜大將軍遙郡刺使紹聖後不然孝宗在位諸王子初授亦大將軍而柄再遷封國公用優禮也光宗即位進永興軍承宣使封許國公久之又進封吳興郡王命未出而止紹熙五年封徐國公慶元元年三月復封王領招慶軍節度使憲聖慈烈皇后後上遷開府儀同三司柄早慧孝宗愛之溫熙十二年始就傅以館職黃唐倪思為學官慶元初制曰孝皇憐登慧以鍾愛太上念特立以垂慈故見貴寵云柄蓋信安郡夫人卜氏所生慶元初特加國號又云中興禮書者溫熙中所上也紹興間太常少卿趙子直採渡江以來所行為續因革禮三十卷其後禮官雖為云然未上也溫

熙十二年春史弥大方牴牾禮部侍郎乃言此書一朝大典如內禪慶壽等禮皆歷代所未嘗行乞下禮官宣取以進仍不必推恩許云其書八百餘卷方牴文惠王長子也後終敷文閣待制

又云溫熙中再行慶壽禮時舊相史文惠以太保保甯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居明州陳正獻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致仕居興化軍十二年十一月丁未詔二公赴闕立班令明州興化軍以禮津遣上又賜手札令勿固辭用副延仙陳公以道遠不能至十二月史公至江皋上遣使賜銀盒茶藥又詔都城外賜御筵及見畢對賜燕皆固辭甲戌入見內殿上為之曲宴且還賜第居之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旦上率百官簪花用樂上壽於康壽殿庭

是日自人主至羣臣禁衛吏卒往還皆簪花癸未百官拜表稱賀
於文德殿又移班稍東箋申賀申公官史公馬以戊子朝辭上不
可賜手筆留之推恩拜史公太傅陳公少師二月壬子賜史公玉
帶金魚庚子史公入辭且請歸賜第詔脩內司交割又命三省樞
密院官燕餞恩教志視文昭公禮遇之優自中興以來所未有
又云故事守臣無得越境者王正仲守揚其親居潤才隔一水正
仲因乞告省親許之乾道中史丞相守紹興援例省其母於四明
越屬郡也淳熙末耿直之侍郎為四明守其父年九十矣直之以
親病乞未聽直之故事謁告歸江陰省親上特許之時有為湖廣
總領者以母老請用季妻至湖州迎侍上亦許焉孝宗錫類之施

每如此

又云國朝自建隆至紹興宰相生拜太師者五人爾趙韓王晉文

潞公堯博蔡魯公京秦申王檜史會稽王浩淮蔡秦二人以相特

拜其他皆還政加恩云

又云故事未有一國封兩公者宣和末鄭達明封燕國公及薨蔡
攸乃封燕國公淳熙中史太保封魏陳少傅封福及慶典陳少傅進
封魏國公時史公尚無恙也近歲趙沂公既封衛後數歲留申公
以左揆後封衛國公一國兩公蓋失於討論耳

又云中興宰相進封王爵者二人秦申王以久任史會稽王以舊
故皆異數也

又云渡江後大臣賜未有賜墓碑者額者紹興初^上始書韓文宣神道曰世濟盛德之碑其後得此賜者亦不多秦丞相清德居慶陳文恭旌忠顯德劉忠顯旌忠懷節吳信王安民保蜀宣功同德韓蘄王中興佐命定國元勳史太師純誠厚德元老周益公忠文耆德

又云乾道七年張說為明州觀察使樞密都丞旨說娶壽聖皇后女弟上厚眷之時為政乃除說簽書樞密院事制下朝論闕然說辭不果拜遂以安慶軍節度使還第馬踰年後以是命之說亦不辭又逾年遂進知樞密院事淳熙元年秋為太尉尋降觀察使居撫州三年冬許自便七年秋卒上念之詔後承宣使陳給事峴

封還錄黃乃止說子薦文州刺史說敗六賊郴州薨明州觀察使又云紹興末年東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縣歲產茶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浙東紹興慶元府溫台衢婺衢州八萬三千二百一斤三兩浙西臨安平江府湖嚴常州共四百四十八萬四千五百斤十二兩

又云僧寺常住田者所在多有之紹興中高宗嘗取其絕產隸郡國養士久之任鸞祠部度牒其徒寢微二十二年春命司農寺丞鍾世明往閩中措置寺觀絕產自租賦及常住歲用外歲得羨錢三十四萬緡入左藏庫明年始如筵節使為帥又請於朝十還六七矣今明州有王臨安徑山等寺常住上腴多至數萬畝其間又

有特旨免支移科配者歟為民間之惠焉
又云平江許浦水軍者本明州寧海縣水軍也舊隸沿海制置司
防扼海盜乾道中改隸殿前司以三千人為額五年冬又改御前
水軍八年春并歸許浦鎮置剛都統制統之淳熙四年冬詔以七千
人為額五年秋又增額五百人江陰水軍舊自泉調發乾道三年
陳心猷在樞覈其以勞費奏留屯二千人於江陰軍而沿海制置
司又別屯千人建淳熙末累增至四千人分三將此外左聖軍亦
有水軍三千人摧鋒軍三千人福州延祥寨千人而鎮江建康府
池州鄂州御前許帥亦各有水軍多者數千人少者千餘人其後
殿司又有澈浦水軍而淮陰請安唐灣采石諸水軍則皆冠以御

前之後

又云自金虜入中原將帥皆風奔潰未嘗有敢抗之者建炎三年
十二月兀朮自杭州分兵至明州城下浙東制置使張俊拒之小
捷
又云建炎三年十二月兀朮自宗城徑趨臨安上遽船海采歲除
夕兀朮遣偏將鏡士至明州為烈所敗四年春虜兵再至忠烈引
兵遁虜遂屠明州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云建炎二十九年六月丁酉
國子博士史浩轉對內殿將退後奏曰小臣敢冒萬死畢愚忠普
安愚平皆聰明宜擇其賢者浸別異之以係天下之望高宗頷之

浩退高宗目送之望日命除秘書郎甫四月兼二王府教授史錄大

又云建炎三十年四月詔建王賜字元環三十一年金人入寇九月十月朔下詔親征建王以明堂恩改政南軍節度使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之計上不勝其憤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以疾告數日矣聞之亟以晉申生漢惠帝事入告示上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且曰難危之時父子安可跬步相違事變之來有不由己者唐肅宗靈武之事是已肅宗第得早為天子數年而使終身不得為忠臣孝子誠可惜也上大感悟曰將若之何浩乃為草奏但自悔過請衛送警蹕以供子職因中宮以奏高宗方疑怒覽之意

頓釋知其奏出於浩詰朝語大臣曰史浩真王府官也史錄大

又云浩後遠大臣書言建王生深宮中平居未嘗與諸將接安能

辦此議者又謂主上親征可使王居守浩後以為不可史錄大

又云瀋堅中壽皇嘗作原道辨大畧謂三教本不相遠特所施不同至其末流昧者執之而自為異耳以佛脩心以道養身以儒治世可也又何惑焉文成遣直殿甘昺特示史文惠史公時再免相侍經席也史公奏曰臣惟韓愈作是一篇唐人無不敬服本朝言道者亦莫之貶蓋其所主在帝王傳道之宗乃萬世不易之論原其意在於扶世立教所以人不敢議陛下聖學高明融會釋老使之歸於儒宗末季乃始以佛脩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是本於融

會而自生分別也大學之道自物極知至而至於天下平可以脩身可以養生可以治世無所處而不當矣又何假釋老之說耶陛下此文一出須占十分道理不可使後世之士議陛下如陛下之議韓愈也望陛下稍竄定末季則善無以加矣程泰之時以刑部侍郎侍講席心為上言之於是易名三教論

又云己亥之冬趙衛公為相薦劉頂溪召試館職劉公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及進入上親批其後數百言畧曰用人之弊人君患在不知人之哲寡於學而昧於道况又擇相而不審至於懷姦私壞紀綱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恤之事已不可勝言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此人中高第真好士人也終不改其才行何

如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敗軍師者皆未嘗誅戮之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為官擇人懲賞立於前嚴誅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御筆既出中外大議者皆謂曾覲實與視草蓋劉公甲科及第故覲有宰相不能擇人之說也一日上遣覲持示史魏公史魏公曰唐虞之朝四凶極惡止於流竄而三攷之法不過點陟幽明而已未嘗有誅戮之科也若甘誓允征所云乃為行師用眾改耳蓋誅戮大旨乃秦漢法也漢之七制可稱治主然見為雜霸不得進於三代此其大疵也我太祖皇帝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為戒而得天下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至仁宗而德化隆治至於朝廷之上耻言人過故本朝之治

獨興三代同風此則祖宗之家法也而聖訓則曰過於厚夫為國而底於忠厚豈易得哉而豈有過者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行刻薄之政而歸過祖宗此不可不審思也若必以宣示於外乞改曰一於忠厚尚庶幾焉史公為人重厚進說上前務存大體多以裨益此其尤粹也會丞相亦為上言宰相如司馬光恐非懋賞嚴誅所能勉脅上悔乃改削其辭召從官宣示都堂仍付史館又云隆興初龍大淵除樞密都丞旨別汝一為陳長累疏論其漏禁中語上不樂汝一以此罷職諫議大夫又罷工部侍郎又罷建甯府又罷祠而史丞相適以與張魏公和戰之議不同力請免相臣當時之論以為避大淵權勢而乞也故王元龜繼為諫長為上

言史浩以龍大淵避權引去大淵之勢遂昂蓋史公為統百餘日耳汝一之罷建甯也實自內批出給舍黃通老馬德駿封錄遂黃上大怒再批劉度黨附欺罔可依已降放罷指揮施行時二年春也後二十餘日通老亦坐繳駁修吉寺賜田指揮放罷是且史公不召者凡十二年及信熙再相通樞密院都丞旨王朴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城中騷動號呼滿道被掠者多斬指以示不可用軍人怙眾因奪民財史公聞之即飛奏釋所捕而執軍民之譁者送詔獄上聞有旨日下任詔降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王友直為武甯軍承宣使而命朴暫權殿前司公事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乙卯也獄

既上有旨皆從軍法施行時十一月七日丙寅矣史公見上曰獄
先得其平當原其情而別其輕重上曰如之何則可史公曰諸軍
掠人奪貨以至於闕則始鬻者軍人也固當以軍法從事若市人
陸慶童持其言抗闕耳可同罰耳乎且民有常刑惡可律以軍法
哉必不得已流之可也上大怒不可史公曰陛下惟懼軍人怨恚
故欲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其言亦可畏等死死國可乎
是豈軍人詔上愈怒曰然則比朕於秦二世也執政皆失色漢汗
史公後進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去予及汝偕亡豈惟
秦時為然上拂袖入趙溫時為參知政事退奏疏曰招軍一事
區處獨斷輕重緩急無不得宜推此以往恢復不足辨也臣不勝

心悅誠服之至然適聞聖諭推軍人之最重者明正典刑固當
如此然不知以何者為重乎若以拖拽為重則彼曰本為國家招
軍也必將有詞臣聞昨有軍人入保正家傷人掠財縱火焚薪又
逼亂其婦女宜推其尤者肆之市朝則以劫掠得罪誰敢不服至
於百姓之凌踐軍人者亦不可兼行為政不可偏適聞聖諭詳矣
奏入上甚悅乃詔陸慶童本非被拖拽人輒用柴棒助謝六三殿
打軍人扇鼓百姓陸慶童與軍人秦忠楊忠並令大理事依軍法
施行其餘作閑軍人令殿前司斟酌輕重從軍制施行見禁百姓
並曰下疎放謝六三令臨安府從杖罪斬遣王友直再降宜州觀
察使信州居住先是史公以衰病丐免且面薦溫時自代上慰留

既上有旨皆從軍法施行時十一月七日丙寅矣史公見上曰獄
先得其平當原其情而別其輕重上曰如之何則可史公曰諸軍
掠人奪貨以至於闕則始鬻者軍人也固當以軍法從事若市人
陸慶童持其言抗闕耳可同罰耳乎且民有常刑惡可律以軍法
哉必不得已流之可也上大怒不可史公曰陛下惟懼軍人怨恚
故欲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其言亦可畏等死死國可乎
是豈軍人詔上愈怒曰然則比朕於秦二世也執政皆失色漢汗
史公後進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去予及汝偕亡豈惟
秦時為然上拂袖入趙溫時為參知政事退奏疏曰招軍一事
區處獨斷輕重緩急無不得宜推此以往恢復不足辨也臣不勝

心悅誠服之至然適聞聖諭推軍人之最重者明正典刑固當
如此然不知以何者為重乎若以拖拽為重則彼曰本為國家招
軍也必將有詞臣聞昨有軍人入保正家傷人掠財縱火焚薪又
逼亂其婦女宜推其尤者肆之市朝則以劫掠得罪誰敢不服至
於百姓之凌踐軍人者亦不可兼行為政不可偏適聞聖諭詳矣
奏入上甚悅乃詔陸慶童本非被拖拽人輒用柴棒助謝六三殿
打軍人扇鼓百姓陸慶童與軍人秦忠楊忠並令大理事依軍法
施行其餘作閑軍人令殿前司斟酌輕重從軍制施行見禁百姓
並曰下疎放謝六三令臨安府從杖罪斬遣王友直再降宜州觀
察使信州居住先是史公以衰病丐免且面薦溫時自代上慰留

鄱陽凡十六年南夫閑居四明凡十二年不復再召矣

又云史文惠自經遂將告歸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
並令赴都堂審察其內外陞擢差遣皆一時選也所薦乃薛象先
彰顯傳一作楊敬仲叔新紹興司戶陸子靜新崇安簿石應之新
無為軍教授陳益之新甯國府教授葉正則新鄂州推官袁和升
新江陰尉趙靜之添差常州通判張子智前梅州教授後皆擢用
之其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

又云嘉泰三年冬虜中盜起增戍積糧又焚襄陽榷場蓋懼朝廷
乘其隙也朝廷聞其事即起邛宗卿侍郎守四明以防海道又起
趙德老守四明

又云淳熙初鄭興裔除樞密副都承旨任職一年歷知廬楊明州
皆有政績慶元五年告老轉武泰軍節度使致仕卒諡惠肅

又云宣和中陸實以宦者王通薦通守四明避其名更稱府判

○唐張為主客因云胡出貞歸四明詩云海色連四明仙舟去容易
天籍豈輒問不是卑朝士題西施浣紗石詩云一朝入紫宮萬古
遺芳塵至今溪邊花不敢橋青春

○明楊慎詞品云宋史弥遠云比周於楊后也出入宮禁外議甚詳
有人作詠雲詞識云云往來共月為儔舒卷和天也蔽宋人言其
本朝家法窮正母后最賢至楊后則蕩然矣

又云吳夢龍名文英字君特四明人陰君煥序其詞云求詞於吾

宋前有清真後有夢窓此非煥之言四海之公言也其聲聲慢一
詞云檀染金碧婀娜蓬萊時雲不離芳洲露柳霜蓮十分點綴殘
秋新寫畫眉未穩似含羞低度牆頭愁送遠駐西臺車馬共惜臨
流知道地亭多宴掩庭花長是驚落秦淚膩粉闌干猶聞凭袖
香留輸他翠連拍翫瞰新妝終日凝眸廉半捲戴黃花人在小樓
蓋九日宴侯家園作也

又云吳夢旻玉樓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額金蟬羅剪胡衫窄肩輿
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閒鼓笛問稱家在城東陌紅買千金應
不惜歸來困頓涕春眠狂夢婆娑斜趁拍深其意態者也

○明楊慎詩話云嘗明州于駙馬詩云平陽音樂隨都尉留滯三年

在浙東吳越聲邪無法曲美教偷入管絃中。南方歌詞不入管
絃亦多腔調如今之弋陽腔也蓋自唐宋已如此謬音相傳不可
詰也東坡贈王定國歌姬云好把鸞黃記宮樣美教絃管作鸞聲
亦是此意

○明楊慎丹鉛雜錄云王伯厚云嘉慶之銘祭禩之辭皆極文章之
妙而梓人荀箴之制文法奇古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
莊子所謂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若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
俱化坐物物而雕之哉

又云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率合衍贅予獨取其危箴
云圍棋制肥水之勝單騎入回籠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

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心所以觀將
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乳岳掠射空容不動於庾公
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嚙午節制誰從心所以試天下之英
雄噫可不忍與

○西蜀明胡世安異魚困贊補云漁書云黃魚狀似時魚而小一名青鯽
宿波出者佳鱗薄刺柔海人尚之

又云象山縣西東攝潭舊潭中產鶴龜其甲尺許背如鸚鵡尾長
八九寸鱗甲炯然

○宋李心傳舊聞診誤云祖吾擇知杭州王介甫惡之監司承風旨
以賊濫聞遣御史王子韶按治鍛鍊無所得坐遺遊宴酒三百小

瓶責節度使副使安置士大夫寃之同時有知明州苗振監司亦
因觀望發其贓罪朝廷遣張橫渠先生按治悉平反之罪止罰金
其幸不幸有如此

又云按實錄熙寧二年九月詔御史王子韶體是苗振不法事聞
十一月命沈衡鞠參祖吾擇於秀州徐九思鞠振於明州皆以王
子韶得其不法事也故也尋改命張載劾明年七月吾擇貶散
官居壽州九月振貶教官居復州

○宋趙鼎建炎筆錄云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有旨巡幸四明
是日雨大作車駕出門駐城外某同臺諫泊曹娥堰下 十二月
初四日車駕至明州 初九日參知至都堂問邊報凌晨聞衛士

作開中軍統制卒永宗以兵入衛少頃即定先是遣監察御史林
之平使閩廣發船運至是米舟百隻至汴朝廷以為天賜此便兼
聞敵騎已犯建昌且遣人傳檄邵武遂有乘桴之計即下令每月
一隻載衛士六十人人不得過兩口渠輩相謂曰我有父母或曰
我有二子不知所以去留汴於皇城司內侍陳宥宥率衆人同稟
於朝廷是日宰執入奏事至殿門宥迎諸公言之衛士立砌下人
既衆陳訴紛紛稍出不遜語間有斥罵者殿帥李質挺身當立止
遏之諸公趨入殿門遂止事出一時非本謀為亂也 初十日某
蒙恩除御史中丞日下供職 十二日誅親從四人為首者餘皆
分隸諸軍明日又誅數人於是除衛門外衛士盡廢 十四日報

杭州守貳而下皆遁敵騎至城下城中不知 十五日雨大作先
是某上言車駕倉皇遷避至明已近旬日未曾御殿何以慰安中
外乞依常禮見百官衛士以解危微之心有旨十五日御殿依例
望拜二帝至是百官班未入聞杭州之報上擐甲坐小殿排班出
城士大夫去者有風濤之患留者有兵火之虞相別殿門外皆面
無人色是日上登舟 十六日御舟乘早潮發至定海 十七日
有旨差某同汪藻留明州商是軍事前一日得報敵遣人使入明
州界不以令至行在遂遣宗尹後回四明應接之曰令宗尹盡護
諸將且應報諸路文字宗尹請某同行及於汪掌制撰文字也
十八日回舟至明奉使盧伸來自金軍云七月同崔縱過河北縱

被留伸隨軍前來初渡江杜元戰不利差人下劄子議事意欲投
降者既至建康元領兵而遁所遣使即破和州所得歸朝官程暉
非其國人也與宗尹商量既非專使恐不必見遂不復見之伸所
携國書語格不遜 二十三日至宣海大風鼓浪舟反側不定凡
三日方止 二十六日出江口泛海岸洋趨昌國而去晚泊一山
下得富直柔報云李鄴報賊使人招降越州恐直趨四明已宣二
十七日之天台矣 二十七日早至昌國同宗尹入見舟中是日
食時御舟發昌國先是告報每聞御舟笛響即諸舟起碇而候御
舟以紅綵纓為號餘各以一字如參政即以參字樞密即以樞字
之類書之黃旗之上插之舟尾 二十八日風不順舟人云每歲

畫海上印有數日南風謂之送年風建炎四年庚戌歲正月初一
日車駕在海道初二日御舟早發過石佛洋 初七日張俊人至
云十二月二十日敵至明州十五里橋俊發兵拒之戰不利正月
初五日遂至城下俊大開城門遣精兵用箭鎗突出血戰殺近千
人得帶鏢首級二級是夜賊焚寨而遁俊恐敵濟師乞退歸行在
且以二級來獻 十三日有旨以知明州劉宏道充浙東安撫使
十五日上聞以明州衛士紛擾盡廢禁衛 十六日報敵以十
三日入四明 二月初六日聞賊犯昌國敵舟相擊為張公裕
以大船衝散後回明州矣公裕提領海舟者也 十二日宣押召
頤浩入奏事如故是日聞明州賊退 三月二十九日御舟入明

州港定海縣 四月初一日車駕至定海縣 初二日御舟至明
州晚同直柔對舟中以臺諫在奉安入奏乞同對問聖體玉是指
揮始下殿中沈與求司諫黎確尋舟不見 初四日御舟至餘姚
海船不能進遂易小舟仍許侍從百司從便先發自入定海所過
焚燒殆盡死屍相枕籍某至明論奏宜有以優卹之上覽奏惻然
勅念故有免商稅及租役之詔仍支錢數萬以濟貧民留餘姚一
日諸司易舟也

又云靖康建炎三年十二月程駕至明州除御史中丞

又云庚申五月請祠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六月至明州慈溪縣

元表易靜春堂詩集云杭州長至日會戴帥初張仲實詩云貞元

朝士令遠老南渡多孫不立賢二妙聯翩今拱壁一官流落尚無
甄笑談政用迎陽後汲引懸知到日邊揮翰玉堂如問我短策黃
犢亂春烟長歌彈鋏日為年畫景何堪一綫添歸艇有時終入手
清尊對客漫掀髯雲陰臥落平垂地山色相親稍近差人散憑馬
聊發興半空樓閣雨纖纖

又云予生晚不識困學翁而雅善其子必明每見其論先友之能
詩者吳下表先生必在其間及客吳先生已矣獲交其子仲長出
先生所為詩一卷予澤尚新有困學翁跋語予於是益知必明之
言信而有徵詩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型是卷區之矣四明姚安道
師德謬書

○
宋王逢原去格溪集云題陳子季先公所居剡源九曲園後有序
陳氏為奉化著姓身自初祖棠在季唐使吳越遭中國亂就吳越
奉化尉卜居剡源鄉鄉介剡縣東距奉化二舍羣山夾嵩溪嵩發
源大雷巖谷中一曲曰六詔王右軍嘗宅是晉徵之凡六遠廟石
硯尚存二曲黃沙水合奉化子文雅以潛學稱吳越吳懿王枉駕
顧之地因知^名驛駐後文雅仕宋至殿中監三曲分形湖崖壁翠峭
林壑繡錯有石幞頭狀而淵潭靚滉魚巨細畢見鏡小盤石馬白
坑石怪狀不一穴而深者井若窪而露者白若此四曲也五曲循
蓮葉峰峙三大石溪澗既三峰插雲一石室可坐數十人其上
字二曰丹霞殆類朱書中洞洞尤冥窈莫測識印雲笈七籤所云

丹霞赤水云天者下乃文簡公顯故第六曲茅渚則奉化公始築
之所七曲會於班溪八曲至於高巖於雪竇於公棠公棠者由孫
興公植棠而名於是九曲盡矣溪與山縣迤北東百餘里直抵鄞
江其佳隴腴田入陳氏十五六陳歷廿世四百年間族蔓衍四方
實唐相夷行後至今昆仍多才德者若朴其一也朴文簡公孫
祖秘監著負直節愛似道忘之遂弗仕伯父深沆治與父泌並仕
元儒學官詎非山川所鍾造德澤所流厚而得蕃且久耶朴字子
季於逢原友善遭世運屯歸耕願沮目道地理家必特詳俾序詠
園後以摠考哀云耳詩曰慶門日流德後昆代承儒匪惟守成緒
將以宏前模三辰迭晦韜羣雄相剪屠怡甘餅居井中駭夫脫瓠

矧後表亂絲常共憂患俱榮葉衛本根鳥悲忘故都東風幾安柳
落景尋照榆青山在在佳白雪悠悠孤金石保遠體詩書傳阿符
予交二十霜情誼骨月踰思瓌粟里秣名厭松江旅載拜剡源園
重為吾道吁

又云長吉存忠令性張由進士擢宣城錄事亂中李母慈溪黃氏
家授雲間丞伴謂謝西墅也懷寄以詩云一命參軍老長年曲逆
多獨行歸鳥暮躬省早雞晨甲子書茅屋庚申夢紫宸南鄰丞伴
去惆悵碧桃春

又云趙氏為安吉幕長澤之孫女而鄭處士陸盡之妻也至正間
兩浙多虞盡辭海甯主塾與趙隱居松之歙湖丁未夏四月海隅

有誓既兵粹至盡偕趙倉皇赴舟未遠同難者爭舍舟陸窺盡登
岸將後携趙行以行而兵傷之傷刃者三遂仆深淖趙竟自投於
淵時有歌之者曰四月三日兵撓湖掃女多被辱與驅狗節伊誰
天水妹盡字子臨雅交於達達序而詩曰鄒居澤園與草木潤不
枯千年瀟清氣鍾毓貞趙軀貞節名門息良人列仙癯廿載甘夢
回一旦出明珠規兩有穴犧相夙有竿鳥夫夫婦婦職焉知兵為
虞維北崇殿山廟貌秦三姑似傳雲鶴君招要天水妹銷裳翠羽
蓋明月雙佩珠邦侯俾法祀庶徵後世壽

○元鮮于樞伯幾因學齋雜錄云四明法事晉陵錢君必京字延叟
又云越人王脩竹所藏雪竇禪師真跡詩云有冬盡是兩頭語諸

祖因亦不立言末代兒孫列戶牖一花五葉失其傳永嘉誰向曹
溪路畢元推明自己禪根器警敏誠難遇鑿透高原始及尔未用
封字印是曾入愛秋聲家有韓宗古敏甫時邦美朱伯原吳邦獻
王元直周仁熟鄧子常白蒙身事致平王子助霍靜之紹聖四年
跋張惲休偈云雪竇傍邊又生一孔北邙山下千家萬家免箇龜
毛竟將何用子細尋思不如珍重米元季云一幅昏昏半已空何
人重出自為工法亦萬偈并千頌擾亂春風卒未窮

○宋王得臣塵史云問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
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之臨蓐以器貯水繞產即溺之
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字劍之順男作戒教子文諸

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廳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備之
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每得教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多子
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
仍令再任為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為猶家法當
避仲寬器古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
迎於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

又云哲宗陵曰永陵京師永春門福州永春縣皆以他名避之龍
圖閣侍制豐稷亦曰四明有永春神乞改廟額奏改之

○明陶宗儀古刻叢鈔云大唐故太白禪師塔銘并序胡的述并書
學錚禪師法號觀宗得姓留氏東陽人也少積貞德隱元民不耀

初尊夫人夢吉祥天女引行摩利上宮而娠太白馬口有善獲懷
月不羞不腥肌窈穉澤藏珠以媚蘊玉方流玉寶霞而殊倫玉人
出而體別異乎音髻乎襦襟容顏清乎冰雪文字進誘偏聰佛經濟
味筵之但甘古鹽素年五十二懇求出家如衣者於淚不可遏也昔
太子逾道宿群父王香鳥軟騰撰落羈紲以登秦望山禮善惠禪
師求無上法一見奇秀如會宿心舊徒門塔新我堂室服勤左右
道務精微初受楞伽思益等經便入禪宗性海然後波洞秘藏不
留而了其功文字有窮生知莫際囊鉢衣祇遐求戒珠便往南岳
禮制室禪師稽首論心演通秘奧善提樹上汝得新枝師子座前
詎量高下祖師傳教南北一十二人今牛頭山中禪師是氣後者

遠將啓慕研後真言以心印心以法證法法且無別心甯有差夫
大善無情頓了無入二際清淨佛何間然禪師兒出常倫挺秀八
尺時牛頭法衆於近萬人多礙辨才口口瞻仰彼土緣盡思歸太
白方上務安靜也不遊京國遠名利也扁不閱捷示無畏也常有
兩虎依卧菴前低目輕步馴於家畜四境之內不聞暴聲我蘊大
慈力感羣物諸毒皆善生惟獸馬山雖高深不能隱其大德遠近
禮謁如川之流故明州刺史王公術故明州刺史李公岑故劍南
東川節度行軍司馬檢校戶部郎中任公伺故明州刺史盧公雲
前後皆駐驂靈根稽求上法飢渴無量虛往實歸每有異香聞者
非一嗚呼孰謂法果將壞般若舟沈元和四年八月十五夜跏趺

化滅享齡七十九僧臘卅九以其年十月一日權閉於太白岸南
先意也州尊邑尹祭奠交衢緇素齊口悻悻翳野慈雲聚而還散
空水咽而更流猿鳥悲吟聲慘風雨物感以此人哀可知抵元和
乙未歲建居龕適於多寶佛塔依像法也門人口海法常道真明
徹惠見光獻元徽清瑗元悟等因皆承師教戒空慧雙脩忍劫火
雪然嵐光碎岳請銘大德於吾朽文曰如來示滅教留秘法言說
非傳清淨即合大鏡陽照山空響答其一真乘吾相妙覺無形三
界上界前生下生月虧魄隱冰泮流清哭香塔徒傷有情□□
□力季文鑄

又云前陳伏波將軍陳君訓墓誌云君第二叔爽字寶明州祭伍

法事此条可疑當善本校之

○元李衍竹譜詳錄云毛竹出閩廣潤浙東諸郡亦有之四明洞
天記云毛竹叢生洞邊剡中金庭記曰毛竹洞天有毛竹又名銀
筍竹以筍白故名

○宋林景熙霽山集云按四明園經大梅山在鄞縣東七十里蓋梅
子真舊隱也山頂有大梅木其上則伐為會稽禹廟之果其下則
為它山堰之果禹廟之果張僧繇畫龍於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
湖其龍鬣後人見果上水淋漓而萍藻滿然駭異之乃以鐵索
鎖於柱

又云寄四明陳楫陽

四明山在明州山有四
門通日月星辰之光云

詩云高人謝必紛珠

茅在絕壁十年不下山舊路掩深棘出門後踟躕步有崩石下
臨千仞淵毒鱗心紛籍腥風鼓洪濤石齒鳴咋咋失勢倘一落萬
鍊那可及此謂此路風波之險倘不知時宜而妄動則不如息我
軀猿鶴共朝夕此身一失不可後救豈不甚可畏哉

又云疎濼為四明何君賦云野素雲同散閑門草自新不知必網
密為謝安車頻風雨兼忘我山林亦怒人咸陽歎黃犬榮辱古為
鄰

又云送葉伯幾之奉化詩云伯幾平陽人分親携梁冊出烟蘿海
國儒風近若何羊挾龍湫雲不盡伯幾所居其南雁蕩山接境其地有大小龍湫水奉化亦有焉
官鄰雪竇冷偏多滕覽云雪竇山在奉化縣西資聖禱寺詩書千載閱經濟師友三

年安瑒磨老古喜逢奎運轉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識者以為文是漸見擢用是斯文又將有送君獨拂舊冠裁氣笑非奎運之轉而何

○宋俞文豹吹劍錄外集云卷學黨五十九人無非端人正士盡入
劉珪一網倪胄既誅史衛王當國一切擢用志至顯官無一人遺
者天地閉塞之氣在此一舒四方憤鬱之情至此一快其於國脈
豈小補哉漢堂顧之後惟不知出此遂有黃巾之變而促漢於三
所恨衛王晚節不兢故此感美為過所掩然在相位者二十六年
豈偶然哉

又云楊慈湖夫子言性與天道論聞之固所以不聞不聞所以真
聞又云可以知則可以聞不可以知則不可以聞又云有所聞焉

必有動焉有所聞焉必有實焉有所聞焉必有彼焉此全是禪家
葛藤語又云鑑之空明本無一物塵或汨之則鑑非其鑑性天之
真本無一物又有聞焉是加一物也此祖六祖云本來無一物何
處惹塵埃蓋忘湖之學出於象山象山於禪學固嘗經意於內典
固嘗貫穿觀其答王恢第二書可見近太學私試再出此題魁為
道之妙者不害不言也此言惹湖素尔不知惹湖論中自有一論
云舉夫子一身皆性與天道只此語自可包盡此一段意蓋聖人
一身舉措云為無非性與天道之發見何待於言

又云紹定間趙靜樂善相留守建康急於財賦不時差官下諸邑
孔粒以上根括無遺深陽宰子陸子適放翁子也窘無所措乃以

福賢鄉園田六千餘畝獻時相史衛王王以十千一畝酬之子適
追田主索田契約一以千二畝民衆相率投詞相府訴既不行子
適會合巡尉持兵追捕焚其室廬衆遂羣起抗拒殺傷數十人始
則一豪掃為之倡勢既不敵遂乃就擒志冥園園灌以尿糞逼罵
獻契而一金不酬就名福賢莊自監官以下皆四明人販鬻站賣
倉然成市鄉民安之乃與縣道立敵以橋為界家之門首列置鎗
刃擄得邑人則活烹碎燬矣已冬衛王薨會金壇王侍郎遂在臺
察素依此忽田主十六後合詞訴赴汴行下江東漕司送本縣時
邑宰徐進禱而以史雲麓所餽御還令田主名且管業收租候上
司行下時取歸之安邊所或以佐和糴議久不決越六年史申

云入相田遂歸焉子適括至縣計赤五自獻田後亦能廣布比其
主也所置銀器如硯匣火爐器具等每事大小各兩副別漫塘遺
云詩曰寄語金淵陸大夫歸田相府意何如加兵殺僇非仁矣縱
火焚燒豈義歟萬口銜冤皆怨汝千金酬價信欺予放翁自有聞
田地何不歸家理故書此詩今在案卷中

又云淳祐八年史宅之以簽書樞密院事領財計建議括浙西園
田及湖蕩為公田置田事所選差官屬其嗜利亡耻者經營爭往
州縣鄉鎮所在置局官吏四出奔走阡陌間凡瀕湖田畝雖非園
田一例抄括為務覈張數目以為功能又追集里正供具數十年
前絕戶并廢寺觀菴舍_度存者悉行追究連逮承買之家

而括拾之或依價以償或重斂以免一語騷動怨嗟沸騰及次年
結局一水滄沒顆粒不收是年科舉平江府出人情聖主云田賦
有榜於簾前曰民怨已極聖主不知天下之田嗚人情而完之又
有詩曰朝廷結局收虛數官吏歸裝載實錢傳語簽書史雲麓閣
王來括尔心田其冬宅之死年四十五昔宇文融以括田稔天寶
之禍崇政間李夷以括田基靖康之受而二人皆不得於死衆怒
豈可犯衆怨豈可結

○宋盛如梓老學叢談云楊慈湖道學先生有詩云莫學唐人李杜
癡作詩須作古人詩必傳李杜文章伯問著閑睢恐不知李杜讀
書破萬卷豈不知閑睢之義好議論而失言矣

又云王深落梅词疎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伴去應肯萬紅裏
怎著得夜色何處笛曉寒多那力若在壽陽宮裏一點點有人惜
蕭春來梅詞千霜萬雪受盡寒磨折賴得生來瘦硬儘不怕角吹
徹清絕影也別知心惟有月元沒春風情性如何共海棠說皆佳
作也二公命去措辭大略相似王四明人有瓦全集蕭臨江人有
大山集

○宋周密草窗詞云拜星月慢春暮寄夢牕云藤葉陰清孤花香冷
迤邐芳洲春換薄酒孤吟悵相如遊倦想人在絮幕香廉凝望誤
認幾許烟檣風慢芳草天涯久華堂雙燕 記簫聲淡月梨花院
研牋紅漫寫東風怨一夜落月啼鴉喚四橋吟纜蕩歸心已過江

南岸清宵夢遠逐飛花亂幾千萬條垂楊翦去愁不斷
又云玉漏遲題吳夢牕霜花映詞集云老來歡意少錦絲仙去紫
簫聲杳怕展金奩依舊故人悵抱搔想烏絲綉墨舊後語香紅困
繞聞自笑共君共是承平年少 兩窗短夢難憑是教口官商教
番吟嘯淚眼東風回首四橋烟草載酒倦遊處已換却花間啼鳥
春恨悄天涯暮雲殘照

○明程敏政宋遺民錄云謝昇羽者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去母行服
廬墓終身不仕宋咸淳云初翔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
祖鏡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云人至今傳其詞個僅有
大節雲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戰如唐衛溫括骨望夫差云

臺榭災終日過白越行禹窰間北向哭乘舟至都過蛟門登侯清
山感夫子乘桴之歎任士林所撰傳語也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仁宗時最先言立皇嗣者明州都縣尉不記
姓名晁以道嘗為予言閱歲久又經此喪亂若史家又後不載可
惜也

又云元符末王敏中長戶部聖相之自獨坐遷工部為書敏中表
言聖稷厚德時所領屬臣古實不逮也乞立班在聖稷下詔不從
士大夫至今以為美談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四明奉化縣凡七鄉皆有一管名如曰廣
平松賢履信鳴雁黃甘嵩溪靈泉棲鳳他處未聞也善長按其名
凡八而云七

鄉疑有誤

祝聖題跋云案是書
所載地里故蹟多及
四明奉化而各一語
及雲間疑所謂蘆
浦者當是甯波邊
海之區非今之蘆港
場保再攷乾隆乙亥
壬午於二日校官書
借鈔附識

又云四明城北鹽倉之西有荆飲飛廟無碑載神姓氏攷神姓氏
淮南子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隊還渡江中流暴風揚波兩蛟夾
舟飲非謂柁船者曰有如此而得活者乎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
瞋目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不可劫而奪此江中之腐肉
朽骨弃劍而已余又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舟人盡活荆爵
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弃劍者飲非之謂乎今廟
稱荆飲飛侯廟固經心謂州北有蛟也故老云嘗有蛟自江來寤
於此人處之故即其旁立飲飛廟以鎮之是則真以為荆之飲非
矣然予觀呂氏春秋荆有勇士次非蓋是姓次非生於以神姓

名為廟號而况加為侯封哉且次其飲非其飛字皆不同而好事者附會斬蛟之說以鎮蛟地強名之傳流至今載在祀典竟未有辨之者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戈為飲飛字戈射則飲飛之名實始於此又宣帝紀神爵元年發應著飲飛射士服實亦謂以材力名官若據建隆中鄴令金翊墓異記謂唐武德時鄴為鄴州至開元中改鄴為明郡為奉化城號甬東地名曰奉軍號飲飛則此廟必因軍將之有功於人故為人為之祠尔官於此者今討論而正其名庶幾神亦歆其祀也

又云四明仙廬在六邑總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鄴一縣城內二十六城外八十天香日飯千僧百六不下七八百人行古僕稱

是是天香歲收穀三萬五千斛育王三萬斛且分布諸庫以罔民利等而下之要皆有足食之道嘗觀唐武宗時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百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今以一郡會之真有是哉

又云四明國經載昌國縣九峰山吉祥院有辟支佛牙一枚長四寸闊一寸舍利綴滿乃建炎初給事中黃龜年所施竊計之人長五尺兩牙不能半寸今一牙長四寸上下相合必信之則佛頭身長八尺方能容八尺之牙常聞佛號文六金身此乃五倍恐無是理黃給事中何自得之而施之而信之耶必有趙鳳必能驗真佛而斧之矣

○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云楊簡忘湖已易一卷史浩為書講義二
十二卷王應麟書經玉海抄本詩經玉海抄本楊慈湖孔子問居
講義一卷屠隆冥寥子一篇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十卷史浩會稽
先賢祠傳贊屠隆卻西番記一卷史定之饒州府志二卷楊簡律
鮮辨疑一卷楊守陳文懿集十卷張邦奇文定集十二卷楊慈湖
集二十卷陳布衣存業六卷真晟鎮海衛人屠應峻蘭暉堂集八
卷王應麟六經天文編二卷

○宋彭升夏文苑英華辨證云白居易題于家公主舊宅詩平陽有
宅少人遊應是遊人到即愁布穀鳥啼桃李院絡絲蟲繞鳳皇樓
臺傾滑石松殘砌簾斷真珠不滿鉤聞道至今蕭史在懸髮皓白

向韶州

和集作明

按于家公主憲宗之女永昌公主下嫁于頔之

子季友元和間卒追封果國謚惠康韓退之有挽歌時季友尚存
故有梧桐半村妻之句謂半死半生也于頔家河南後徙貫京兆
居易所題舊宅在洛中言公主已亡而蕭史尚在其後有寄明州
于駙馬使君詩留滯三年在浙東又有近海饒風海味腥鹹之語
皆指明州也檢唐史于頔傳不書季友終於何官而宰相世系表
季友絳宗等州刺史不及明州蓋省文也今文苑迺作韶州按唐
公主有二人適于氏一則季友一則于琮適于琮者憲宗之女廣
德公主以大中十三年下嫁時白居易於會昌六年辛巳十三年
矣于琮以咸通八年為相十三年始韶州刺史廣德公主其子同

往其後立祀於黃巢則于琮之在韶州也。夫妻為無恙。又在居易卒之後安得題公主舊宅乎。文苑誤指季友為于琮。遂改作韶州。不可不辨。

○宋劉應時良佐頤菴居士集二卷題四明人。

○宋蔣正子平仲山房隨筆云。吳履齋問慶之安存。入相。四明士子上詩。來則非邪。抑是邪。徐隱何必更行沙。豈當調露雜膠柱。棊到危時見作家。公論有誰能著脚。事機至此轉聲牙。不如疊嶂雙溪下。行對青山坐看危。

○宋袁韶錢塘先賢傳贊云。宋公字井康。諱簡。臨安人。歷知各明越諸州。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往壽坊。

○宋趙潛夫武林舊事云。六月六日。顯應顯觀崔府君誕辰。時物則

新荔枝軍庭李。二果李化項里之楊梅。

又云北山路史府令為慧日寺。

又云葛嶺路半春園。史衛王府小隱園。六史府。

宋董更良史皇宗書錄云。會要云。熙寧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明州鄞縣草澤王珣上篆書。諡宗要略三卷。命御書院祇候。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云。元豐以後。每朝廷遣使。皆由明州。宣海放洋。絕海而北。舟行皆乘夏。至後。南風風便。不過五日。即抵岸焉。

又云宣武下軍。明州土兵共五十人。服飾與元代不異。但寒暑而

行使錦繡彩施耳使者初出都門降賜塗金器皿法物再出節即供給之人各執於前槩采奪目以示榮耀於外國

又云舊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兩浙建司確募實舟後令明州裝飾如神舟具體而微其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攪疊而成上平如衡下例如刀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為三處前一倉不安艚板惟於底安竈其水櫃正當兩槳之間也其下即兵甲宿棚其次一倉裝作四室又其後一倉謂之廡屋高及丈餘四壁施牕戶如房屋之制上施桐楫采繪華煥而用帝幕地飾使者官屬各以序階分居之上有竹蓬平時積疊遇雨則鋪蓋周密然舟人極畏廡高以其

拒風不若仍舊為便也船首兩頰柱中有車輪上縮藤索其大如椽長五石尺下垂石石兩旁夾以二木鉤船未入洋近山拋泊則放石著水底如維纜之屬舟以不行若風濤緊急則加遊石其用如大石而在其兩旁遇行則卷其輪而收之後有正拖大小二等隨水淺深更易當廡之後從上插下二棹謂之三副拖惟入洋則用之夫於舟腹兩旁縛大竹為索以拒浪裝載之法水不得過索以權輕重之度水棚在竹索之上每舟十艚開山入港隨潮過門皆鳴勝而行篙師跳躑號叫用力甚至而舟行終不若駕風之快也大槳高十丈頭槳高八丈風正則張布帆五十幅稍偏則用利蓬左右翼張以便風勢大槳三數更加小帆十幅謂之野狐帆

風息則用之然風有八面惟當頭不可行其五竿以鳥羽候風所向謂之五兩大抵難得正風故布帆之用不若利蓬翕張之能順人意也海行不畏深惟懼淺因以舟底不平若潮落則傾覆不可救故常以繩垂鉛錘以試之每舟篙師水手可六十人惟恃首領熟識海道善料天時人事而得衆情故一有倉卒之虞首尾相應如一人則能濟矣若夫神舟之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皆三倍於客舟也

又云宣和四年壬寅春三月詔遣給事中竒迪中書舍人傅墨卿充國信使副使高麗秋九月以國王僕薨被旨兼祭奠弔慰而行遵元豐故事也五年癸卯春二月十八日壬寅促裝治舟二十

四日戊申詔赴睿謨殿宣示禮物三月十一日甲子赴同文館聽誠諭十三日丙寅皇帝御崇殿政殿臨軒親遣傳旨宣諭十四日丁卯錫宴於永甯寺是日解舟出汴夏五月三日乙卯舟次四明先是得旨以二神舟六客舟兼行十三日乙丑奉禮物入八舟十四日丙寅遣供衛大夫相州觀察使直睿思殿閔弼口宣詔旨錫宴明州之雁事十六日戊辰神舟發明州十九日辛未達宣海縣先期遣中使武功大夫容彭年建道場於總持院七晝夜仍降御香宣祝於顯仁助順淵聖廣德王祠神物出現狀如慚惕實東海龍君也廟前十餘步當鄞江窮處一山巍然出於海中上有小浮屠舊傳海舶望是山則知其為宣海也故以招寶名之自此方謂

云出海口二十四日丙子八舟鳴金鼓張旗幟以次解棹中使閑
弼登招寶山焚御香望洋再拜是日天氣晴快已刻乘東南風張
篷鳴榔水勢湍急委蛇而行過虎頭山水快港口七里山虎頭山
以其形似名之度其地已距寧海二十里矣水色與鄞江不異但
味差鹹耳蓋百川所會至此尤未澄澈也

又云過虎頭山行數十里即至蛟門大抵海中有山對峙其間有
水道可以通舟者皆謂之門蛟門云蛟居所宅亦謂之三交門其
日申末刻遠望大小二謝山歷松柏灣抵靈浦拋碇八舟同泊
又云二十五日丁丑辰刻四山霧合西風作張蓬委蛇曲折隨風
之勢其行甚遲舟人謂之拒風已刻霧散出浮稀頭白峯窄額門

右師顏而後至沈家門拋泊其門山與蛟門相類而四山環擁對
開兩門其勢連亘尚屬昌國縣其上漁人樵客業居十數家就其
中以大姓名之申刻風雨晦冥雷電雨雹欵至移時乃止是夜就
山張幕掃地而祭舟人謂之初沙實岳瀆主治之神而祀食之位
甚多每舟各刻木為小舟載佛經棋枰書所載人名氏納於其中
而投諸海蓋禳厭之術一端耳

又云二十六日戊寅西北風勁甚使者率三節人以小舟登岸入
梅岑舊云梅子真棲隱之地故得此名有履迹鵝痕在石橋上其
深蘆中有蕭果所建寶陀院殿有靈感觀音者新羅愛人往五臺
刻其像以載歸其國暨出海遇焦舟膠不進乃還置像於焦上院

僧宗岳者迎奉於殿自後海舶往來必詣祈福無不感應吳越錢氏移其像於城中開元寺令梅岑所尊奉即後來所作也崇甯使者聞於朝賜寺新額歲度緇衣而增飾之舊制使者於此請禱是夜僧徒焚誦歌嘑甚嚴而三節官吏兵卒莫不虔敬作禮至中宵星斗煥然風幡搖動人皆歡躍云風已回正南矣

又云黃水洋即沙尾也其水渾濁且淺舟人云其沙自西南而來橫於洋中千餘里即黃河入海之處舟行至此則以難泰祀沙蓋前後行舟過沙多有被害者故祭其溺死之魂云自中國適句驪唯明州道則經此若自登州版橋以濟則可以避之比使者回程至此第一舟教遇淺第二舟午後三拖併折賴宗社威靈得以生

還故舟人每以過沙尾為難當教用鉛錘錘時其深淺不可不謹慎也

○宋張銖南湖集云寄呈史太師二首云昔為金闕相曾是玉皇師近即維垣拜遂從彭祖期傳聞風景勝多賦洞天詩肯示漁樵居林間要勒碑自憐冰氏子父祖已登門屏跡千官外馳書一品名華戎心處活壽皇德兵生全尚經傳語前論以問居屬以理西風棹因瞻祇樹園此以實主議第為蘭若

又云余家兄弟未嘗久別今夏送平父之官山以冬仲朔又送深父為四明船官因成長句詩云道渚霜鴻散漫飛江天分序益淒悲孤生只合羣居樂半歲那禁兩別離發軔固知期遠到望船猶

怕獨歸時書來豈是寒暄語盡寫衷情慰渴飢

○宋楊琦耕織圖詩一卷琦四明人

○元白珽湛淵靜語云四皓之目說者不一按吳志虞翻傳注夏黃公四明人姓氏譜云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脩道號夏黃公如此又非姓黃也

又云前輩書翰往來多尚情實忠告善道則有之未嘗事虛文諛語相諛說也余嘗見趙平遠出家藏忠肅公在荆襄時與史衛王往來論國事書謂見信黃時一士人所獻書有言不可者十條臚列鑿鑿皆精實語雖字畫不甚精楷塗之乙之畧無避忌然真情實意浮於議論之表又嘗見劉漫塘與史衛王書則曰大丞相弼

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釋此重負自同於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勳名已盛權勢已隆躬率身而退不可得乎某竊以為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為身計者之謀非所以為大丞相計也又一書曰四明山水勝處平泉之嘉花美木列植交陰皆欣欣然若有待畫錦焜燿此其時歟某病少愈遂欲手種樹書蹋青鞵布鞵陟役於長公少公之間惟所以命其與王中書登則曰身外之榮曾不足以繫中心之愧一時之幸且將為無窮之羞大率前輩言語率皆愛人以德較之近必筆核墨妙三熏心九頓首撫媚不情甘為糞若豈有怨者不佞矣

○宋蔡條錢園山叢談云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

服武弁終贈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其傳授於魏漢津先生宗堯始仕宦時即喜功名大觀末從尚書王甯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為上節人至四明則放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傳副使舶壞眾為痛之始時宗堯登舟則所寄齋玩好琴書於相識故人家適而適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為宗堯者音訴其故人曰其所以涉鯨波萬里本希赤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葬於魚鼈之腹故人念我乎其所寓三琴實平生所愛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賞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所寓書畫篋笥中百物歷歷分厯不遺一毫髮其故人大駭為莫哭久之女奴始死翼日則四明一郡皆傳謂使者舟壞信

矣其後戒歸使人自高麗上下一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懼喜竊笑獨異於常宗堯始疑而詢焉方道其始知為黠鬼所侮吾親見宗堯言之

○宋鄭所南先生文集云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福建連江人父

案後更名趙字林起號菊山

淳祐道學君子為安字和靖二書院

兄弟山家傳山長景字士成卒於吳興長洲縣甌山母樓氏

宋侍從樓

又云先君菊山翁家傳云淳祐丁未前丞相鄭清之以侍讀入朝泊於湧金門外朝廷忽除之再相先人聞除命下痛哭流涕詎我自上返歸聞端平出師後兩京之效皆鄭相誤國罪即登其門歷歷數之厲聲大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壞天下耶堯為鄭相執下

天府母妹思肖俱遭執去當時士氣頗盛京尹趙興憲越一宿俱
繼之鄰相乃命天府廣平_布耳目吏卒於長橋所居左右密物色至
於朋友往來出處云為排日錄聞天府堅求亟抵狀以他罪加焉
如是二年英能得毫髮鄰相多國事以寢鄰人始言其布置於臨
人以罪之事先人為社稷生靈憂蹈此危機有司求之二年不得
其過可以見平日大節目矣

○宋曾宏父右刻鋪敘云續帖第十三卷南渡宰相史趙王鄭魏王
秦申王小東按續帖共二十卷高祐開施工接續前帖

○宋吳縝新唐書糾謬云今案代宗紀寶應元年八月辛未台州人
袁晁反本月癸卯陷信州十月乙卯陷溫明二州

○宋鄧牧洞霄圖志云洞晨觀記咸淳甲戌日南至朝散郎為書吏
都員外郎兼權右司華陽字文十朋記并書寶謨閣直學士中奉
大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主管勸農使龍泉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陳存象蓋

○宋連文鳳百正集云送吳言可之鄞詩云四明多勝迹不憚此行
難空梅霜天晚征衫道路寒湖雲通夕見海日帶潮看莫遠乘槎
去風濤卒未安

又云送杜子向歸明州詩云未劍行道志抱道後未歸老入江湖
鬢寒深雨雪衣空程烟樹晚鄉夢漁海魚肥所恨交情淺臨岐別
語稀

又云送高厚夫學正之昌國序三代鄉舉里選之法久不行於天下吾道一脈絲絲延延至於今不廢幸三代之學法存焉耳不幸而不得其人雖存猶不存也嗟夫學校之設其來非一日漢晉魏隋之間始有學校官有州博士有經學士掌以五經教授繇是教授之名始立名正錄者其又何始乎安宜胡先生掌太學其正錄第補諸生後以上舍內舍充及三舍興始置官如學官之例然則凡學之正錄始於是而設也雖然是可以俸得哉始也羣試於學月書而季攷釐積而分累校教歲之中第其氣優者升之州若府州若府然後出是命焉然則得一職也亦勞矣向也謂之職令以官名之向也得之州若府令以省命之是選不為不重矣然而不

以道藝不以德行不由科目而來往往技術之流與夫疆有力者得以居是官可歎也已成都苟厚夫無技術之可挾無疆有力者之可恃然觀於今世之材之能如吾厚夫者亦不多其人兼任松江學錄以恭敬事上官其於朋友則謙以和其於講課也切切惻惻三載考績官箴無曠令也授以昌國學正蓋不過循級而進俾竊升斗之祿得以便朝夕弄水之幸非厚夫本志也奈何力有所未逮技術有所不及故不暇擇地之美惡近遠焉吁亦可歸之命也矣然吾聞之昌國多有材士風俗亦不惡廩給稍不敵他學之萬一幸而不至之絕太凡士君子以道自任一毫妄求苟以之心何往而不可焉昔范文正公掌睢陽學時有孫秀才者來謁

公始以錢刻以母老無以養為辭公曰吾今補予子以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於是大喜令君誠能委於命安於學月取三千以歸養其親安知他日不為孫泰山也厚夫勉乎哉是行也厚夫固不以地之遠且險為難而惟母老是懼余姑借是說以寬之

元孟宗竇洞霄詩集云甲戌廷對後到洞霄丙戌假守新安又得寄廷成詩紀游四明汪立中題云憶昔尋幽興未終雪來洞府訪仙翁十年塵世身將隱千里華陽路暗通山水只如前日好松杉似共老人同明朝又入黃塵去回首青山一夢中
又云孚舟教授游洞霄遂依歌芬贈剡源戴表元詩云是身無根

株如雲寄空洞昔玄不為真今歸去非夢張郎好家必焚焚丹穴
鳳張郎好家必懷昨象山唐披榛插隆棟傳經我侯邑築室多子
貞令祖眼蒙青傾家給糈供至今祠墜下行者駐鞍輟屬歲厭魚
羹長途飽糲渾深藏勢當深滿氣思一能胡為慕仙果遠曲窮罅
縫論詩似翻瓢值我方抱甕初駭瘦琴緣還驚老宦送送巡海市
簇閃鏢天鶴控眩博乃向邾稽奇我錄雍君家豈減此羨寐翻得
閑所以坐忘翁百怵心未劫江花弄秋暉海雨清曉霧邂逅冀一
驩龜楫有時用 按張孚舟名時舉

又云白季任士林游大滌洞天詩云此路迴於絕仙風杳若遠山
餘秦漢迹石有香唐詩日月樓臺曉雲烟草木藏書更何地白首

付此期

又云侍白季先生游大隰吾祖大雲翁舊題猶在也留詩以記白
雲方員詩云九鎖開珍宅懸崖石乳香山川足神氣草樹發天光
人事雲烟薄仙鄉日月長舊題吾祖在須借讀書堂

○宋王沂孫花外集云齊天樂四明別友云詞云十洲三島曾行處
離情幾番悽惋墜筆香題枯條舊折蕭颯那逢秋半登臨頓懶更
蔡兼難留忘衣將換試語孤懷空無人共共幽怨一作愁怨遲、終
是也別算何如趁取涼生江滿挂月催程收風借泊休懷征帆已
遠山陰路畔縱鳴壁猿過樓初雁政恐黃花笑人歸較晚
○宋鄧牧伯牙琴云歲癸巳暮春余游甬東聞雪竇游勝最諸山往

觀焉廿四日由石湖登舟二十五里下北堰達江江行九折達
江口始之西大橋橫絕溪上覆以棟宇自橋下入溪行九折達泉
口凡舟楫往還視潮上下頃刻數十里非其時用人力牽挽則勞
而緩焉初大溪薄山轉巖壑深窈有曰仙人巖巨石臨水若坐垂
踵者有曰金雞洞相傳鑿石破山有金雞鳴飛玄不知何年也水
益湍曳舟不得進陸行六七里止藥師寺寺負紫芝山僧多讀書
不類城府越信宿遂緣小溪益出山左涉溪水四山迴環遙望白
蛇蜿蜒下赴大壑蓋澗水爾桑畦麥隴高下映綠田家隱翳竹樹
稚童牧豎相徵逐真行畫圖中於問地所歷名剎輿夫朴野不深
解吳語或疆然諾或不應所問率十問僅得二三次度大溪架木

為梁首尾相齧廣三尺餘脩且二百跬獨野人往返捷甚次溪口中凡大宅多廢者間有誦聲出廊廡久聽不知何書殆所謂鬼國冊耶漸上涉林麓路益峻則覘松林在足下花粉逆風起為黃塵留衣襟不吉他香無是清也越二嶺首有亭當道縣雪竇山寺山勢與處仰見天宇其狹若在陷井忽出林際則廓然開朗一瞬百里次亭曰隱秀翳萬杉間溪聲繞亭址出山去次亭曰寒華多留題不暇讀相對數步為漱玉亭濩泉竇雖小可汲飲之甘次大亭直路所入路析為兩先朝御書石夢名山其上刻石其下蓋昭陵夢遊絕境詔園天下名山以進亦山是也左折松迤迤達雪竇自右折入中道因橋為亭曰鏡錦亭之下為園地徑餘十丈植海棠

環之花時影注水溪爛然疑乎錦故名度亭支徑六達寺而繚曲主僧少野有詩聲具觴豆勞客相共道錢唐故舊址止余宿余度詰旦且雨不果留出寺右偏登千丈巖流瀑自錦鏡出焉瀉落絕壁下潭中深不可計臨崖端引手援樹下顧率目眩心悸初若大練觸崖石噴薄如急湍雪飛下故其上為飛雪亭憩亭上時覺雷碎清談元辯觸喉吻於動於發無足與云者坐念平生友悵然久之寺前秧田羨衍山林所環不異平地然側出見在下村落相去已數百丈仰見其上峯崑高後稱此次妙高臺危石突巖畔俯視山址環湊不見來路周覽諸山或紺或蒼覆盂者委弁者駮而躍者獸而踞者不可殫狀遠者晴嵐上浮若霏子光盪溢出眉宇未必

有意自然動人凡陵登勝華焉士人云又有為小雪竇為杖錫寺為四明洞天余亦興盡不暇登陟矣

○明宋濂浦陽人物記云右範字宗卿其先繇青社來徙浦陽家素貴盛其大母杜氏有賢行以女歸寒士鄭剛中剛中後為名臣人服其先見範天資穎異法呂祖謙游誨索殊精切中紹熙元年進士第調孝化尉歲飢貧民將為變範賑之不誅一夫而定海寇為害範設計捕殺之改知麗水縣以丁結母憂去

又云柳貫字道傳大德四年道傳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遷昌國州學正轉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

○元楊瑀山居新語云至元間乃顏叛以其餘黨徙居於慶元之定海縣迨祐初倚納脫脫公為江浙丞相其黨人屬以水土不安乞遷居善地許之不已公曰汝輩自尋一箇不死人的田地來就當為汝遷之遂絕

○宋慶元黨禁云首末偽黨共五十九人權吏部尚書樓鑰明州人國子監博士楊簡明州人太學博士袁燮明州人

又云李心傳朝野雜記所編改偽學人共三十六人直院高文虎明州人

○宋沈作喆寓簡云齊梁間山陰隱者孔祐至行通神嘗於四明山谷中見積錢數百斛視之如瓦石樵人競取入手即成沙礫規此事所以知命分之所當得者不求而自至其所不當得一毫不可

取也不貪夜識金銀氣者祐之謂耶人言造物者好戲人非也蓋以警世也

○又云路允迪公弼政和中奉使三韓舟行海中忽見黑山涌起波間山頂有光如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舟師曰此大龜出遊兩日者其雙目也當急以三牲祠之公弼口占祝詞率官屬焚香再拜投牲良久乃没予嘗迎親海上至補陀山望見海中數十里外有旌旗如軍行數萬騎者洵湧東下問其人曰此大魚耳旌旗狀者蓋鱗鬣也須臾稍近山石為之震動偶閱宋史見其所載屬宸濤國天神祠前有一魚骨骨之小竅中過騎馬往來因記憶前二事書之天地之間亦何所不有哉

○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志以會稽以下八郡為吳地而以蒼梧以下七郡為越地按會稽之吳曲阿毘陵丹徒婁之錫陽羨此吳地也玉鳥傷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海鹽剡由奉大末烏程句章餘杭郡錢塘鄉富春冶回浦則盡越地耳志當如韓魏之於潁川分明之可也

又云兩漢刊誤補遺今四明通守國錄吳君所作也門生迪功郎全州州學教授林瀛謹跋

○明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云宋憲聖慈烈皇后吳姓高宗之配上於詞翰書法絕類高宗四明樓璿為於潛令繪耕織圖進呈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有一繁事自治種至翦帛凡二十有四逐段

有憲聖題字余曾見後題

○宋胡銓玉音問答云隆興元年癸未歲五月三日晚侍上於後殿之內殿次盞蒙旨潘杞取玉龍盞至大會蘭香取明州鰕鮑

○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云苗振熙甯初知明州致仕歸鄆自明州造一堂極華壯載以歸或言鄆州置田亦多棧穀而得是時王達亦居鄆作詩嘲之曰伯起雄豪世英偕官高祿重富於財田沒汝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十隻畫船風破浪兩行紅粉夜傳杯自憐憔悴東隣叟茅簷真可吟伯起振字東鄰達自謂是時王荆公秉政聞此詩遽遣王子韶為浙路察訪於明州廉得其實遂起大獄振竟至削奪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豐中丞相之名稷紹聖間教任言責有正直之聲其季質夫友善而不樂季子厚其曾子固友善而不樂曾子宜其論子厚子宜季疏皆直指陳不少怒初不以質夫子固之故而為之掩覆也

○宋岳珂愧郗子云元祐之議主合祭者呂大防等十四人主分祭者二十四人豐稷郗人

○張耒悅巖詞云望海潮丁巳清明日登空海縣招寶山望海祠云扶桑何許蓬萊何處滄海一望漫漫精術鮮填龜鼉可駕凌波直度三韓雲氣有無間只是天是地無山鼎嶽鼉掀颶風俄起畫生寒 迄今不教鮑桓羨秦人採藥龍伯垂竿槎信未來珠

光晴徙羣仙約我騁寫長嘯吐懷寬且振衣絕頂曠浩長調揮手
相招片帆飛趁暮潮還一作邊

○明瞿佑歸田詩話云鄒丞相清之祿六和塔云經過塔下羨嘉秋
每恨多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此歸臥舊林邱蓋自喻也
又云季彥復自福建省檢校回杭過鄒先君置酒待之予適自學
舍歸彥復即席指雞為題命賦詩予勉成四句以呈云宋宗憲下
對談高五德聲名五彩毛自是花狂情誼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彥
復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并題詩其上以贈云瞿君有子早能
詩風采英英蘭玉姿天上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時予年
始十四云

又云鄒士黃德廣至正初入大都求仕所望不過南方一教職而
已交遊竟無一援引之者家居以教書為生娶妻生子二十年餘
元末天下擾攘以歲飢饉南北路阻始附海舟而歸去日少壯回
刈蒼髮華髮故舊罕在者誦頌知年見季相見不相識却問家從
何交來之句以寓慨歎予從先師往訪之見其所持扇上一詩乃
在北日所作者詩云東風一曲院溪紗客子行吟對日斜狂記金
陵黃妻任小姬能唱浣庭花亦憑藉可誦而命運不遇如此蓋元
朝任官惟尚門第非國人右族不輕授以爵位至於南產尤疎賤
云一官半職鮮有得者馴至失國殆亦由此云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憲聖既擁立先皇先皇以疾不能去憲

聖王自為臨真攻魏樓公草立嘉王詔云雅表紀自行於宮中然
禮意文難示於天下蓋攻魏之詞憲聖之意也天下稱之

又云華岳字子西右庠諸生以武策擢第為人輕財好狹未第時
以言語為韓氏所貶寘建甯園土中投啟建守備傅公伯誠公憐
之命出入毋繫又以抵觸李守伯珍名大復寘園土有詩自說翠

微南征集韓誅華放還後藉于學因擢第為殿前司官屬華鬱然
不得志有劫搖大臣意史命殿前卒圍其屋逮岳猛呼岳公庭下

曰我與爾有何怨尤而相謀岳但對未嘗有是史命拽之赴京
兆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史持牘奏甯皇上知岳名於活之丞相
進而告上曰是始殺臣者上曰教他去海南去一遭便了初以斬

罪官刑史對上曰如此則典賦一等上不悟以為賦死一等故可
其奏岳竟杖死於東市岳個儻似陳亮惜乎不善用也獄事稍涉
表公蒙齋史不問

又云慈湖楊公簡參象山學猛未大悟忽讀孔叢子至心之精神
是為聖一句誠然頓解自此酬酢門人敘述碑記講說經義未嘗
舍心以立說慈湖嘗為館職同列率多譏玩之亦有見其誠實而
不忍欺之者

又云史越王自魏表中自序云後巡歲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對
有家以令余大參父原注不飲四六為薦者越王召見試以表中
語俾為屬對余應聲曰此甚易以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為對且矣

越王大加賞識今四六話所載越王表語而不及余非越王不捨
一作人善之意也

又云自文忠公去國時程有棲公時亮公積蕭公舜咨陳公處繁
齋若公變忘湖楊公簡相共直言於朝俱以次引去

又云者身先生解大學誠意章曰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
發於一於善而毋自欺也一有私於實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
未實則心為所累雖勉強以正之心不可得故正心者必誠其
意忘湖楊氏讀論語有毋意之說以為夫子本於毋意而大學亦
於誠意深疑大學出於子思子之自為非夫子之本旨以朱陸之
學所以分也然夫子之傳子思之論者亭先生之解是已於意上

添一誠字是正慮意之為心累也楊氏應接門人著 碑誌俱於
去意其慮意之為心累者無異於夫子子思者亭先生而於去
意則不可無則意不容去故考亭先生謂意者心之所發實其心
之所發於一於善而已既曰誠意矣則其論語之毋意者相為發
明又何疑於大學之書也故考亭先生以陸學都是禪頭領俱差
而陸氏則謂考亭先生失之支離鶴湖之會考亭有詩其略云舊
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特深沈陸後齋云留情傳注翻荆棘著
意精微轉陸沈象山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轉浮沈蓋二
氏之學可見矣慈湖弟進士王富陽簿象山陸氏孫以舉子上南
宮舟泊富陽楊宿聞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廳舍晨起揖象山而出

攝治邑事象山於

有自信處在

按文義此處脫落似不止二字

學者曰只是

信幾箇子曰象山徐語之曰漢儒幾箇杜撰子曰是下信得過否
學者不能對却問象山曰先生所信者信箇什麼象山曰九淵只是
信此心驕塘謂予曰那學子應得也自好只是象山又高一著
此老極是極辨然亦禪也惹胡又改周子太極圖為必以為周子
之說詳簡之說易其意蓋不取無極之說以為道始於太極而已
亦源流於象山云

又云四明高氏似孫說疎寮田校中秘書授徽倅道出金陵投留

守吳公琚

吳雲聲字居父

以詩曰四朝渥遇鬢微絲多少恩榮世少知長

樂花深喜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黃金贏滿無心愛古錦囊歸有

字奇一笑難陪珠履客看臨古帖對梅枝

又云祖宗盛時故相或居輦下時召入問事間遇朝會則立舊班

之下國有大議亦得可居郊裡則陪無所嫌也阜陵慶上皇八表

參用典故呂故相陳福國史越王陪位陳力以疾辭史聞命絕江

祠

疑誤

阮致事以史舊學曲為勉留時相疑其迫己風言者去之

陳聞史入謂客曰史真翁只好莫去陳之多智此其一也史聞於
蔡居太息語子弟曰吾與陳福公益相朝廷施行稍合公論則人
皆相共曰此陳丞相所為稍弗公論則人又曰此史某所為吾命

招謗者為布衣微者云爾

又云改魏棧公天性能達與物無忤初嘗與韓侂胄善獨因革制

以天下公論不事韓故甯器去韓心教之亦不以憾也改愧久廢
韓亦迫於公論於起而用之風公之親戚諭公之子弟但求寒賸
一紙書即召矣親戚具道韓意於公之子弟泣寤以白公欣然命
具紙札子弟又以白公曰已具矣公引紙大書顏氏家訓子弟累
父先事子弟自此不復敢言通韓書矣

又云表蒙齋甫甲戌進士第一人也文忠實閱其卷於殿閣出則
以前三人副卷示予而亂其次序沒其姓名余讀其一謂文忠曰
此卷雖盡用老師宿儒遺論必是一作者公未答予又讀其一以
國論國事為說國事謂廟堂云用事者國論謂議論於朝廷者其
意以國論為空言以國事為實用於任國事者必參國論持國論

者必體國事文忠問如何予對以理無兩是似不如前卷然其說
出於調停恐是狀元也文忠起而檢予背曰說得著說得著蓋先
卷乃李以晦原注方子所對而後卷即蒙齋也文忠於真李首選而同

列謂李之策不如素策之合時宜又於真呂亦年甲科亦不果同
年進士徐清叟亦歲中首選亦以議中書之務未清又用藝祖問
趙普天下何物最大對以惟道理最大事有司亦疑其稍涉時政
僅真第四徐既為御史彈表文亦及其策并其父繫齋變學於
象山者為異端謂不宜真經惟

又云嘉定初倪公思後益文節以禮部侍郎上疏乞以諫議大夫隨宰
相班奏事上手答甚寵且許之時相疑其為偽歸答奏即報更安

拱聖旨杖背而黥之時山東歸附者衆荆襄帥臣列強弩射之使
遠意湖楊公簡手疏其事入以白上謂此非仁術且失中原心以
少緡錢贖銀臺通進司吏繳進上至以楊公疏宣諭時相以密臣
契勘後於上遂止劄下契勘銀臺不應受餘官奏惟從官可也仍
用治却吏法治臺吏蓋舊典獨許從官繳奏自銀臺入時銀臺已
不復用典雖從官亦納劄廟堂真文忠已居玉堂終以官非正法
當制有所可否亦止入劄乞敷奏楊公急於發上之聰明故不暇
用典也

又云前載史越王辭免太傅表得之聞見以為出於余公天錫之
父登儲行之孫沐錄示則非辭免表蓋青詞云反本抑邪寓誠懇

祭會此闔門之多指迫於投老之一身云云於用後尋歲月八十
有三未有其對詞府馮瑞方在坐應曰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王孫
愛久之四六話中亦載謂其本於古人之朕未知前今所載孰是
吳門友人王子胡 此訪余公天錫之弟天任於四明因舉聞見
所載余公天任曰是也蓋先伯所對但歲月二字非是其易為甲
子天任與余公天錫為同氣後繼其季父云

又云嘉熙五年三月史文惠浩既舟相急於進賢如初朱文公奏
呂公祖謙張公栻曾氏逢輩皆薦君之朱公奏不仕幾三十年累
徵不就於是文惠勉以君臣之義即拜詔惟張公栻不仕蓋以文
惠與其父魏公浚嘉熙初議不合也君子立朝議多不合張公何

謙而不至蓋猶泥於本朝避嫌之制云

又云嘉定間禁止耆益事蓋起於鄭昭先無以塞目課前錄載其事太學諸生與京兆辨時相持不下薛會之極胡仲方槩皆史所任也諸生伏闕言事以民謠謂胡薛為草頭古天下若象其性也謂憲虐我生民莫匪尔極象其名也薛不安其位力乞去時相謂曰弥遠明日行則出書今日去薛不能不留自侂冑得柄事皆不隸之都司初議於蘇師旦後議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職自時相用事始專任都司都司權居臺諫上既未免以身任怨故蒙天下之謗時聶善之六時相所任大抵以素潔儉真西山接賜林蕭馬平危逢吉陳師處輩皆秀才之望言善之帥蜀道從金陵逢吉云

弟和為江東帥屬迎勞之於驛師聶因語之曰舍先也只是秀才議論庶祥不樂按庶祥亦文未見亮不餞之衡之終身善之士人也薛胡以儒家子習於文法云

又云嘉定間甯皇賜史弥遠趙師揆楊次山等以玉帶惟弥遠上所解賜他皆取於內府朝之仕者與四方之門生故吏汎然啟其賜帶與趙楊等恨然各別雖弥遠未嘗留表優語因覽眾啓畢獨取一啟內解賜二字曰此却知弥遠是上解賜此啟殆皆為人代作

又云王大受號易齋接鑄鏡月湖俱知名士也王以吳公璠三郊異姓恩補官接以科第進接以越錢清之煎鹽以大受非他士比

玉轂俸俸者布袍以衣鹽亭煎夫匠之越於常人按樓之匠王或
樓故後段年公變榜官次有王煎由王將王越代
鹽之稱此處敘次未明疑有脫誤大受忽見匠者入則驚曰此必
科亭戶為之具法謂賦亟實匠夫於仁和縣園遂以家收携一篋
自隨徑絕浙江坐於鹽官之南向觀亭戶而祝之樓在屏後曰王
大受爾以口舌得官敢爾耶遂互申倉司司倉以年公變變不直
大受遂未有以發之大受與韓侂胄婿善陰視臺臣平樓玉
返其已舉五削二白似誤平或改作并時鄭捐為臺屬亦白其事
於變變尤不能平大受詣臺持諫官書或謂程公出又申以願臺
之書變怒其書似此句道爾是矣何脅我以再三耶擲其書叱大受
命典謁者掖大受下墀大受以為士可死不可辱以委官而去鄭

以好語調停之手榜官次王煎鹽自今不許相見然為鑄者未有
以白於韓也偶有僧洪老得小曲水硯於越山麓磨間乃獻之殉
乳母殉物也葬記文末一句云庶七十年後知為余之乳母也他
以白玫瑰攻媿謗探其事洪因入都以獻韓韓知其攻媿遊曰道
無恙吾久不得攻媿書洪因及鑄事韓大怒以責憲憲臣視風旨
遂逐大受盡返樓五削曲水小硯韓以上進詔付秘書省其字多
用蘭亭敘華亭名家子朱日新自號文為文齋集著為辨刊以示
人條析縷數共攻媿力辯其不然蓋疑其中有乳母好釋老之詞
釋之一字特出於孫天釋道安之句自晉宋以來未有合釋老二
字為一者且盡高蘭亭序中字與之合者以辨其誣且云安知其

視出於七年後者改魏不以其之深辨云今於孝者必白監長
而後啓緘秘府藝後不知硯猶存者

又云近閱水心先生葉公適王大受拙翁詩稿列曰紹興四年光
宗疾不能朝重華諫者傾朝誘者盈市憲聖后兄子璩最賢大受
因璩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靈利害恐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
大不便且羣臣以父子禮故淨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云皇帝
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一有自當一每當字擇日與皇帝
相見也孝宗喜其策會晏駕不果用適以為余實親見不知二稿
何為略不相似大受往來諸公間自以為預誅韓功至是鋼白其
先志於朝大受必以鋼為適所載其父稿實大受所封鋼猶豫未

上會改魏樓公鑰憤其前與族兄鑰有聞且數其文力言之於史
相以期以必竄大受又嗣秀王師揆言於朝王大受一布衣凡國

之大議須要討封一作台此處疑有脫文史遂命京兆王大受祀笏編置印

武鋼遂以其藁上而削大受姓名附甲集載吳璩策事文忠真

奏蓋樞進於太上乞太上宣布於外云予與皇帝之情初無疑間
此以過官稍希臣僚勸請返涉形迹殊不知三官聲問結鐸豈在
一月四朝方為於禮今天氣向暑過官常禮宜免如救於相見當
自於皇帝失乞請降付留正等此語翁親目於璩之子鋼後又再
索於子於

又云自金人渝盟兵革不得休息民之瘡痍日甚會天子新立謂

我家有不共戴天之讐朕不及身圖之將誰任其責乃奮志於恢
復由是天下之銳於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史公浩相時之宜

審天下之勢以為未可上疏曰請原之禍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
之蒙塵六宮之遠役境土未還國陵未肅此誠枕戈待旦思報大
取之時也然陛下初蒞位不先自修安可圖遠矧內乞謀臣外
名將卒既少而練習不精而遽動干戈以攻大敵能保其必勝乎
為戰而捷一則幸而宜朔庭豈不快吾所欣若其不捷則重辱社
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
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張浚老臣豈其念不到此而惑於
幕下輕易之謀眩於北人誑快之語未遑精思熟慮決策萬全乃
於嘗試為之而徵幸其或成臣竊以為未便上皇親睹禍亂豈無
報敵之志當時以張韓劉岳各領兵數十萬皆西北勇士蓋冀良

馬然與之角勝負於五六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地今而欲以
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豈不難於惟陛下少稽
銳志以為後國內脩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祛民力乃選良
將練精卒備器械積資糧十年之後事力既備苟有可乘之機則
一征而敵矣已而後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請上幸建康以成
北伐之功史公曰古人不以賊遠君父必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
都督安用且上遠征而上皇獨留敵以一騎犯淮則此賊之人駭
然奔遁上皇何以安寧乎後又請以所部二十萬人進取山東史
公問留屯江淮者何人也曰半之復與計其守每運糧之人則亦
二萬曰然則戰卒纔六萬耳彼豈為是懼耶况淄青齊鄆等郡雖

盡克後亦未傷於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為之牽制則江上
之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山東乎在江上乎詰難於天子凡五
日史公復勸後曰明公以大讐未後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
不觀時審勢而處為之是徒慕後讐之名耳誠以建立功業宜假
以數年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一則作下以上計也明公四十
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明公當何如後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
後老矣史公曰晉滅吳社稷南之力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
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後人藉是有成則亦明公之
功也何必身為之後默然乃見上曰史公之意已不可奪惟陛下
英斷於是三省樞密院而命將出師矣其年五月師渡淮史

公曰國之大事在戎予以宰相兼樞密院使而不獲與聞將焉用
相遂力請罷歸未及 師敗於符離卒十有三萬一夕而潰死者
不可勝數資糧甲兵捐棄殆盡天子哀痛下詔罪己左相以議論
詭隨待罪而都督以師往撓敗自劾矣

○又云米南宮五世孫巨秀亦善醫嘗診史相脈語未發史謂之曰
可服紅丸子吾米對之心於用此亦中愈史病手足不能舉朝謂
遂廢中書要務運之惟榻米謂必得天地丹而後可丹頭偶失在
歷年莫可訪尋史病甚召米於常州至北閣登舟買飯偶見有售
拳石於肆者頗異米即而玩之即天地丹頭也問售者尔何自玉
至此曰去年有人家一孫子持以售米因問厥價值售者謾索錢萬

米以三千劓直持歸調劑以供史史疑而未敢嘗適有渴者亦病
痿試服即能坐起又以起步司田師之疾史始信而解身即輕遂
內引及史疾再強天地丹已盡遂裝於賜第

明趙岫石墨鐫華云宋三十六峰賦四明樓并合嵩高賦少室賦
不足道而書者為武林僧參寥極得坡公臥筆法道勁古雅即合
坡公見之亦當首肯

明李東陽麓堂詩話內下注一擊按國朝鄞人金埴專工此體多至

千篇題曰三言詩吃稿藏於家

